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管子

(附校正)

一

望 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管子 子

管子
卷之四
著 望

管子學不其書

管子書序

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除其重複定著爲八十六篇。今亡十篇。近世所傳往往淆亂至不可讀。余行求古善本庶幾遇之者。幾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立氏。其大章僅完整而句字復多糾錯。乃爲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而闕其疑不可考者尙十之二。然後管子幾爲全書。夫五伯莫盛於桓公。而管仲特爲之佐。自其事羞稱於聖門。而其言悉見。緇以爲權謀功利。學者鮮能道之。及余讀是書。而深惟其故。然後知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何者。方周之興。去隆古沕穆之風未遠。而后稷公劉其深仁厚澤。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旣啟。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其法制之綱繆。文章之繁猥。諸所經畫。莫不犁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鴻龐淳固之俗。始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旣衰。諸侯日尋於干戈。謀臣營士競出其智力以相勝。苟必兢兢於先王之約束。而執不移等。則勢有所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宜矣。管子固天下才也。豈其智不及此乎。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纓下衽之日者。不過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在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而吾獸安國富民。以取盈於天下。故其書如牧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

離周官以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今攷其說。所謂參國爲三軍者。卽伍兩卒旅之舊也。因罰備器用者。卽兩造兩劑之遺也。選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及於拳勇股肱亦與賢之故典也。鑄幣藉以黃金刀布而並及於魚鹽鍼鐵亦圜府之舊章也。它如五勢三淮諸說。不過積餘藏羨待之於國。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諸侯賓服。吾可以行仁義。蓋周公之法。其樊然結約者。要曰率民於善。仲直師其意。不襲其故。一更之爲截然夷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曰。精時者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修甲兵。而大國亦將修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諸侯有守禦之備。是難以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法意也。夫白刃捍鬪。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首。則十指不辭斷。明緩急之有所先也。使仲當諸侯力政之日。必欲舉王制。而井田吾民。象刑吾法。毋招權勇。毋椎鹽鐵。不踰時而國且飽於敵矣。安能以區區之齊。伸威海岱。而其成一匡之績哉。昔者蘇軾氏蓋論仲之變法而曰。王者之兵。非以求勝。故其法繁而曲。霸者之兵。求以決勝。故其法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異於周公之意。則可。而謂其法之盡詭於周公。則不可。故曰。古今遞遷。道隨時降。王霸迭興。政由俗革。吾以爲周公經制之大備。蓋所以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窮。亦所以基伯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乎。雖然。非仲之輕於悖周也。當太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因其俗。簡其禮。至三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且誓之曰。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魯終北面而事齊矣。

意者太公之治有不盡倣於周官而史蓋稱其通商賈之策便魚鹽之利人民歸齊齊稱大國蓋自太公而齊故以富彊名於列國仲特因齊之故而修業耳非一無所昉襲而創爲之者也世之譚者曰帝降而王王降而霸自仲之說行一變而入於誇詐之習其末極於秦鞅盡去先王之籍而流毒天下遂以管商爲功利之首夫商君慘礪少恩卒受惡名於秦而仲之政飾四維固六親其論白心內業不可謂無窺於聖人之道而徒以刀鋸繩民如商君者故雖吾夫子亦且大其功而以其仁歸之柰何躋鞅於仲也余愬夫讀是書者不揆其修政立事之原而徒辱之以權謀功利使管子之所旨善用周公者其道不明於天下也故爲之梓其書而復論著其大略於篇首云萬歷壬午春三月前史官吳郡趙用賢撰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管子者。潁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知吾貧也。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吾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者我。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子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乘邑。春秋書之。

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愛，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上。

凡例

一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吳兢書目凡三十卷。今據舊本詮次。其王言正言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共亡十篇。列爲二十四卷。其吳兢所次卷目。今不可考。

一管子注出房玄齡。或云出唐國子博士尹知章。其訛謬穿鑿。日抄論之甚詳矣。蘆泉劉氏績。間爲補定。簡明貫穿。多所發明。第宋本俱不載。而近刻舛錯。每每至不可句。今據宋本校定。而劉績所注。其最切當者。列之篇首。皆冠以按字。其間有愚見所標注者。亦雜見篇首。得百一耳。

一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搏。忒作貳。宥作侑。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匡載召忽語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呼管仲爲兄。曰。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爲恩澤之命。甚陋。不可徧舉。書旣雅奧難句。而爲之注者。復繆於訓釋。故益使後人疑惑。不能究知。今悉從宋本刊定。不敢輕加更易。其古文字間有不可考者。皆爲標識篇首。以俟有識者共訂正焉。

一管子新本。每遇長篇文字。至更端處。皆別爲一行。其間不能無分析太過之弊。今皆按宋本校正。其文義當隔別者。止爲一其處。以識章目所分。其新本應合而分。應分而合者。悉爲釐正。

一管子書文辭古奧。既不易讀。而近板數家。皆承訛襲謬。雜亂支離。讀者至一二卷後。往往厭棄。幾成廢書。今按宋本更正。比次無下數千百餘處。其間尙有一二闕文誤字。不可解。不可句者。第疏之篇首。不敢強爲附益。俟海內藏書家。或更有善本。重加輯定。實此書之幸也。

一按張巨山紹興己未寫本云。從人借得讀者。累月始頗窺其義訓。然舛脫甚衆。其所未解。尙十
二三。則是書之訛謬難讀。其來久矣。今詳定句讀。悉通融上下文義。間有房註誤句。而蘆泉氏
所更正者。皆列疏於上。使覽者易以研解也。

管子文評

劉勰曰。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

漢志道家管子八十六篇。孝經有弟子職一篇。是管子所作。在管子書。

傅子曰。管子之書。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

孔穎達曰。輕重篇或是後人所加。

晁氏曰。劉向所定凡八十六篇。世稱齊管仲撰。杜祐指略云。唐房玄齡註。其書載管子將沒對桓

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註頗淺陋。恐非玄齡。或曰尹知章也。予讀仲書。見其謹政令。通商賈。均

力役。盡地利。既爲富彊。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俗。如心術。白心。諸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

道。其能一天下。致君爲五霸之盛。宜矣。

蘇子瞻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

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

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

葉水心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

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客等。亦種蠡所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傅。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爲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爲整比。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閒。向歆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縝紉。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諫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設施。果傳於世。士之淺心。旣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嘗親經紀者。豈不足爲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逕。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爲申韓之先驅。斯鞅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爲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詬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言海之鹽。蜃所望守之。以爲衰微之苛斂。陳氏因爲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得。齊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器小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瑣猥。爲市人。不肯爲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

周氏涉筆曰。管子一書。雜說所叢。予嘗愛其統理道理名法處。過於餘子。然他篇自語道論法。如內業法禁諸篇。又偏駁不相麗。雖然。觀物必於其聚。文子淮南。徒聚衆辭。雖成一家。無所收采。管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純玉閒聲。時有可味者焉。

陳氏曰。按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數與漢志合。而卷視隋唐爲多。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稱管商。豈以其標術用心之故同耶。然以爲道家。則不類。

黃震曰。抄曰。管子書不知誰所集。乃龐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心術內業等篇。皆影附道家。以爲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斲隱語。以爲怪。管子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牧民篇最簡明。其要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正經之綱。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弊。秦漢以來。未有能踐其實者也。其說豈不簡明。大匡篇。管子行事之日。聚見此書。其次第皆可按而考。然其說似粉飾之以誇功。若輕重篇。要皆多爲之術。以成其私。瑣屑甚矣。未必皆管子之真。其書所載鮑叔薦仲。與求仲於魯。及入國謀政。與戈廩鴻飛。四時三弊。臨死戒勿用豎刁等說。皆屢載而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爲篇。或併篇。或無解。或云十日齋戒。以召仲。觴三行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矛盾。若此不一。故曰。似不出一人之手。

又曰。管子註釋最多。牴牾四傷之篇。誤名百匿。而以四傷名七法之篇。幼官篇首章云。若因夜虛守靜。人物則皇。其後方之圖本可覆也。乃衍人物二字。不知參對。而以夜虛爲句。守靜人物自爲句。方以人物則皇爲句。而曲爲之說曰。聽候人物也。守靜豈聽候之義也。幼官五圖。以形生

理爲句。而中央之註。獨以形生屬上文。明法篇以比周以相匿爲句。而下又云忘生死交。其後方之明法解可覆也。乃缺一故字。不知參對。而以相爲匿是爲句。而曲爲之說曰。匿公是而不行也。不知比周以相匿者。匿其非爾。比周何是之有乎。形勢篇云。天地之配也。地字誤作下字。亦未正。五法之章曰。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分如分地之利之分。言有人斯有財耳。乃釋云。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殊非章旨。立政之章曰。道塗無行禽。指人言之。謂其爲能行之禽耳。乃釋云。無禽獸之行。是以行爲去聲。亦覺不倫。版法篇云。悅在施愛。有衆在廢私。今因缺文。而云悅在施有。衆在廢私。不成文矣。其他難舉。

楊忱序曰。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辭。

張皞曰。管子天下奇文也。心術白心上下內業諸篇。是其功業所本。

管子目錄

第一册

第一卷

牧民第一	一
形勢第二	四
權修第三	七
立政第四	一
乘馬第五	一六
第二卷	
七法第六	二二
版法第七	二七

第三卷

幼官第八……………二九

幼官圖第九……………三六

五輔第十……………四二

第四卷

宙合第十一……………四六

樞言第十二……………五三

第五卷

八觀第十三……………五七

法禁第十四……………六三

重令第十五……………六六

第六卷

法法第十六……………七〇

兵法第十七……………七八

第七卷

大匡第十八……………八二

第八卷

中匡第十九……………九五

小匡第二十……………九七

王言第二十一……………一一一

第二册

第九卷

霸形第二十二……………一

霸言第二十三……………四

問第二十四……………一〇

謀失第二十五……………一四

第十卷

戒第二十六……………一五

地圖第二十七……………二〇

參患第二十八……………二一

制分第二十九……………二三

君臣上第三十……………二四

第十一卷

君臣下第三十一……………三一

小稱第三十二……………三八

四稱第三十三……………四一

正言第三十四……………四四

第十二卷

侈靡第三十五……………四四

第十三卷

心術上第三十六……………六二

白心第三十八……………六八

第十四卷

水地第三十九……………七四

四時第四十……………七七

五行第四十一……………八一

第十五卷

勢第四十二……………八五

正第四十三……………八七

九變第四十四……………八八

任法第四十五……………八九

明法第四十六……………九三

正世第四十七……………九五

治國第四十八……………九七

第十六卷

內業第四十九……………九九

封禪第五十……………一〇四

小問第五十一……………一〇五

第三册

第十七卷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一

禁藏第五十三……………五

第十八卷

入國第五十四……………一一

九守第五十五……………一三

桓公問第五十六……………一五

度地第五十七……………一六

第十九卷

地員第五十八……………二〇

弟子職第五十九……………二五

言昭第六十……………二八

修身第六十一……………二八

問霸第六十二……………二八

牧民解第六十三……………二八

第二十卷

形勢解第六十四……………二八

第二十一卷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四三

版法解第六十六……………四五

明法解第六十七……………五一

臣乘馬第六十八……………六〇

乘馬數第六十九……………六一

問乘馬第七十……………六三

第二十二卷

事語第七十一……………六三

海王第七十二……………六四

國蓄第七十三……………六六

山國軌第七十四……………七〇

山權數第七十五……………七三

山至數第七十六……………七七

第二十三卷

地數第七十七……………八三

揆度第七十八……………八六

國準第七十九……………九一

輕重甲第八十……………九二

第二十四卷

輕重乙第八十一	一〇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一〇六
輕重丁第八十三	一〇七
輕重戊第八十四	一一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一一九
輕重庚第八十六	一二一

右二十四卷

凡八十六篇 內十篇亡

附管子校正二册

管子

卷一

牧民第一 國頌 四維 四順 士經 六親 五法

經言一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所以生守在倉廩。食者人天也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舉

也。言地盡闢則人留而安居處也。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得其所。故能感恩

而結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刑罰所由生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

神。祇山川。鬼神山川皆有尊卑之序。故敬明之敬宗廟。恭祖舊。謂恭承先祖之舊法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

盈。野蕪曠則民乃菅。菅當為姦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璋當為章。章明也。兩

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也。淫之原。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有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言能

不禁文巧也能明此法者刑簡。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效也。君無所尊人亦效之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

亡。則威令遠聞

右國頌頌容也謂陳為國之形容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自進謂不薦舉也廉不蔽惡隱蔽其惡恥不從枉無羞之人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右四維

劉績曰按維網罟之綱此四者張之所以立國故曰維

按子謂佚樂富貴存安生育也取謂憂勞貧賤危墜滅絕也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君於平康能佚樂人及其危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畏意服心在於順其所欲不在刑罰殺戮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謂與之生全取其死也

右四順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涸竭也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

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各長其所長則順而悅故不爭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謂所處可必使百代常行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復重也欺民之事不可重行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爲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僞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右士經七事也經常也謂陳事之可以常行者也

按鄉大於家言以爲家者爲鄉則鄉必不治等而上之皆然故才有大小

以家爲鄉鄉不可爲也言有家之親斥以爲鄉之疏必生怨故不可爲也下三事同此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三親以國爲天下天下不可爲也一親以家爲家二親以鄉爲鄉三親以天下爲天下四親母曰不同生遠者不聽謂家也言有家之親而謂之曰不與汝同家而生用此以相疏遠者必不聽下同此母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母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五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六親也天地日月取其權臨言人君親下當如天地日月之無私也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言人從上之所貴若馬之從轡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上所先行人必行之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將求之臣已先索得之也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一法毋蔽

而治隨之。故治天下者不拘於

者不拘於。同家同鄉

同國而量。如天地日

月然後能。治天下

匿之指好。惡也。

此注多非。當依後形

勢解自明。

汝惡毋異汝度也。君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二法也。言堂室事而令城郭

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言城郭兵甲博地不足以固守

在有道者也。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也。三法。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

財。患無人以分之。可以分與財。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

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四法。緩者後於事。急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也。五法。

右六親五法

形勢第二。自天地以及萬物。關諸人事。莫不有形勢焉。夫勢必因形而立。故形端者勢必直。狀危者勢必傾。觸類莫不然。可以一隅而反。

經言二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極至也。山不崩。淵不涸。與雨之祥。故天不變

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今之天地。即古之天地。今之四時。即古之四時。故曰。古

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至德處盛位。天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鄉方也。既無方。所貴有

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貴而行令。令乃行。壽夭貧富無徒歸也。皆有理。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

之運也。言受君之辭以出命。上無事。則民自試也。試用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抱持也。蜀祠器也。君

率道雖復靜然不言。廟鴻鵠鏘鏘。唯民歌之。感德也。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戒紂之失。飛蓬

也。蜀音猶。

三子技名
世必有所
以致之非
在弓矢操
轡斲削之
末

誨音無
顧憂謂慮
後患也
必得之事
二句釋皆
非觀解自
明

按謂使人
器之不求
備也矜伐
二句謂自
用則小之
弊
按言怠惰

之間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蓬飛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之聲。問明主所不實。燕雀翔
知。犧脛圭璧。不足以饗鬼神。鬼神享德。圭璧。主功有素。寶幣。奚爲。主能立功。可謂有素。有素。則諸
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斲之射。貴其肆武。服戎不在其落。烏中鵠。造父
之巧。貴其九車以載。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也。遠使無爲。所以優遠

恩厚不在於虛言。夜行。謂陰行其平原之隙。奚有於高。育平。臨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喻
德。則人不與之爭。故獨有之也。其平。原之隙。奚有於高。育平。臨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喻
之限。奚有於深。隈山曲也。言山既大矣。雖有小過。非不肖也。訾響之人。勿與任大。嘗毀響。響惡也。如

讒臣者可以遠舉。言行者可與圖國之遠也。願憂者。可與致道。如此者。可致於道者也。其計也。速
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小人之計。得之雖速。禍敗尋至。則憂舉長者。可遠見也。舉用長利。衆皆
裁大者。衆之所比也。裁。斷也。能斷大。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須必得之
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言人於事。莫爲疑動。言必得應。小謹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體。

言人無弘量。但有小謹。不能大立也。譬有無棄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言無可棄。動爲法。則若天
惡也。惡食之人。憂嫌致瘠。故不能肥體。有無棄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言無可棄。動爲法。則若天
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猴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猿。遇墜岸而能息也。喻不行

其野不遠其馬。馬有識道之性。不遠馬而自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天地施生。不求所報。與
怠倦者不及。倦。怠也。人。觸塗。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無得以己及。不及疑神。不神也。
廢滯故多不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無得以己及。不及疑神。不神也。

則不能及
時成事操
要則忽然
成事故曰
豈神若能
審內外立
操要之神
則怠惰不
及者亦從
而能矣

道往莫來
道來莫往
謂人從上
所好

釋一作澤

按出於理
曰天道出
於欲曰人
事

不及外見故
曰在門也
在內者將假
在門者將待
待謂須自厲以待
曙戒勿怠
後稷逢殃
每曙而戒
所以

待曙戒勿
為倦怠也
朝忘其事
夕失其功
邪氣入內
正色乃衰
君不君則臣不臣
父不父則子不子
上失

其位則下
躡其節
上下不和
令乃不行
衣冠不正
則賓者不肅
進退無儀
則政令不行
且懷且威

則君道備矣
莫樂之則莫哀之
常能樂人及其有
莫生之則莫死之
常能生人及其

者不極
此往情不至則
道之所言者一也
而用之者異
道之所言其理不二
但有聞道而好為家

者一家之人也
雖聞道但好理家此但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國者一

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
此亦仁者見之謂之仁
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

下之配也
此則君子
道往者其人莫來
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非故無來往之體

然道之所設身
必與之化也
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
雖滿必涸
上下不和
雖安必危
能持滿者則

危者則與人合
不合於天雖
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
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

失天之道雖立不安
其道既得莫知其為之
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
藏之無形
天之道也
疑今者

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
古今一也
生棟覆屋怨怒不及
弱子下瓦慈

母操箠
言人以生棟造舍雖至覆屋但自咎而已
不敢怨及他人
至弱子下瓦所損不多
天道之

極遠者自親
天道平分遠近無
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人事則愛惡相攻
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

按當作鳥集之交

見與當作見愛之交

獨王一作獨任

按此注非觀解自見

無私遠也。動物則有識而無知。植物則有生而無識。故於人也無私遠近。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萬物既無私於人。故巧者用之有餘。拙者用之不足。其功

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

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鳥鳥之狡雖善不狎。狡謂猜也。言鳥鳥之性多猜。初雖相善。後終不親。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

之用也。貴其重也。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

交。幾於不親。見謂不忘而恃之也。與親與也。見哀之役。幾於不結。役而哀之。雖有惻然見而不結也。見施之德。幾於不報。雖

恩施之德。然見而不忘。故彼不報也。四方所歸。心行者也。心行能不見。四方歸之。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王謂無四鄰之援也。獨國之君

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未見而親。必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明。是天有雲氣而不易也。言而山高無不見。假令不見。是地多嶮阻。而不易也。言而

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謂臣有善行。不可復言者。則由君不言。故也。臣有善行。不可再行。則由君不行也。凡言而

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權修第三。權者所以知輕重也。君人者必知事之輕重。然後國可為。故須修權。

經言三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無所主。則無所統。一也。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無吏。則不屬於墾闢。百姓殷衆。官不可以

無長。無長。則無所稟令也。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無兵

主故無所取則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

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國號萬乘及其兵用不滿於千如此者權必自輕也地辟而國

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衆。

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己。

不可得也。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重爲

之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往謂亡去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人雖留處無畜牧之道故不可使也遠人至而

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徵驗也必有恩錫以驗見喜無空然矣見其

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所見之處賞罰既信則所不見懼而從教不敢爲非見其可

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不可得也。厚

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服行也凡所欲教人在上必身自行之所以率先於下也審度量以閑之。所

防閑其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振整也故百姓皆說爲善。則

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

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賦役無限也則上下相疾也。上疾下之不供下疾上之無窮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

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

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

二者賢不
肖能察也

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儉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儉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民務本業，則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下務藏積，則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所寶惟穀，故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官各務其職，故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一，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可得而官也。二者謂好惡交游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待謂將治之，言身既不能自治，則無以治人也。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若桓靈之實官也。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婦者所以職其蠶織，此之不爲，輒言男女無別，則民無廉恥。貨財上流，賞罰不信，人事，婦人之性險諛，故賞罰不信矣。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

服無等。上下凌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間欺開隔也。有所隔。礙而欺誑也。臣下賦斂競

得。使民偷壹。偷取一時之快。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謂農。君國不能壹民。

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上恃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驟崇。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爲之

患者三。苟功不立。名不章。必爲三患。有獨王者。謂無黨也。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有日不足。一年之計。

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樹人。謂濟而成立之。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

也。果木過十年漸就。枯悴。故曰十穫也。一樹百穫者。人也。人有百年之壽。雖使無百年子孫。我苟種之。如神用之。種

百穫。近議者莫能測。其由故曰如神用也。舉事如神。唯王之門。王者貴神。道設教也。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

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所角反。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

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

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

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

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

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小恥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

行大恥。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

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間其治。民間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間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立政第四

三本
當官

四固

五事

首憲

首事

七觀

經言四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三謂三本也。謂治亂法各有三也。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四謂四固。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斂。不足恃也。五謂五事。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五事五經也。自三本已上總其目。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

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爲怨淺，失於小人其爲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於上而治壅於下，正道涓弃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無禽獸之行，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

右三本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德雖大而仁不至，或包藏禍心，故不可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合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合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斂，則民懷其產。

右四固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植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

國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葦菜百果不備。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故曰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葦菜百果備。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右五事

分國以爲五鄉。鄉爲之師。分鄉以爲五州。州爲之長。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分里以爲十游。游爲之宗。十家爲什。五家爲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隱。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閻。慎筦鍵。筦藏于

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復。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類。羊豕之

羣徒。衆作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于游宗。譙。責讓也。

游宗以譙于什伍。什伍以譙于長家。譙敬而勿復。既譙能敬而從命。無事可白。則是教令行。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

計。上計也。悌。忠。信。賢。良。儁。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于游宗。游宗以復于里尉。里尉以

及。坐及也。復于州長。州長以計于鄉師。鄉師以著于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及于長家。其在長家。及于什伍

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長。其在州長。及于鄉師。其

在鄉師。及于士師。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謂上賢雖才用絕。倫無得過其勞級。使能不兼

著。標著也。使備曹器。著其名。

官罰有罪不獨及罪必有首從及黨與也賞有功不專與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季冬之

夕君自聽朝論罰罪刑殺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之師五屬大

夫皆受憲于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于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太府入籍

者入取籍於太府也憲籍分于君前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憲所以察時令籍所以視功過

憲既布乃反致令焉致令于君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畱令罪死不赦五屬

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五屬之鄉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布乃發使者

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舍謂

之畱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

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首憲歲朝之憲既布然後可以布憲憲謂月朝之憲

右首憲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為其賞罰之數必先明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加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

右首事

修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

敬同敬戒也

按侈曰專制謂增之不足曰虧令謂損之

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于五穀歲雖凶旱有所粉_反扶門稷司空之事

也相高下視肥瘠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行

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鈞修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

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監壹五鄉以時鈞修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于鄉工師之事也

右省官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生則

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壟之度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雖

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

以命士止于帶綠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鬚_{求圖反}貂刑餘戮民不敢服纁_{一本不}

此有闕文
誤字
鬚音權

敢畜連乘車

右服制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_{言事者競陳寢兵其說見用而得勝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兼愛之}

{則武術必假雖有險阻不能守矣}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說勝則}

{徐偃弱而行仁宋}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全生之說勝則王孫自}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

_{襄惑而墓古也}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

上位。觀樂玩好之說勝則費仲以奉奇異而居顯位蓋賢以柔曼而處朝謁也。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右九敗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為心者。教之所期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所期也。謂君將行令始獨發於心故不足見終則功成事遂故不可及也。未之令而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君既盡心於俗所以能期於心也。好惡形於心。百姓化於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君之好惡幾形於心百姓已化於天下。為而無害。成而不議。得而莫之能爭。天道之所期也。君能奉順天道所以能期於此。為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也。令則行。禁而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被合也謂俗與憲合。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

右七觀

乘馬第五。立國大數。士農工商。陰陽爵位。失時。務市事。

經言五

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右立國

無為者帝為而無以為者王為而不貴者霸不自以為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

右大數

地者政之本也。從政地生朝者義之理也。義因朝起市者貨之準也。市所以準貨之輕重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

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為之有道。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平可

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不均平和調則地利或幾於息故不可不正也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

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夏秋推陽以生陰冬春推陰以生陽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必長短相摩然後成陰陽之用也日夜之

易陰陽之化也。晝熱夜寒交易其氣此陰陽之化也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假令時有盈縮不正

則百六之運數當然也。雖有堯湯之聖不能免之故不可損益也。天地莫之能損益也。天地亦準陰陽不可損益也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

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

謂天地之正不正官不可得理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

治也。曰貨多。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為之有道。

右陰陽按此釋地者政之本也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

不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國不利也。皆貴則無為事者。故事不成也。為事之不成。國之不利也。使無貴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為之有道。

右爵位按此釋朝者義之理也。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謂不得過常之利也。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事者生於慮。謀慮則事生也。成於務。專務則事成也。失於傲。輕傲則失事也。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為多寡。為之有道。

右務市事按此釋市者貨之準也。

按此釋黃金者川之量也。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行。一宿有定準。則百宿可知也。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

按此釋諸侯之地。千乘之國。器之制也。

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雜處。

鐵刈割器
纏繩束

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鎌甕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

按此一節
言上地就

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

食者而除
之紀。其可

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為一離。五離為一制。五制為一田。二田為一夫。三夫為一家。事制也。

可徒論廣
狹也。

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蔽所以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

按此一節
言官邑事

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三等其下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射。一作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

器之制

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關市之賦。命出關市之賦黃金百鎰為一篋。其貨一穀。籠為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

按此一節
言既立制

大稽。與民數得亡。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經正也。十切見水不大潦。大潦一本作大續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切見水輕征。征稅也十分去二三。謂去十切二則去三四。謂去十切四則去四。謂去

而途定賦
也。

也。

十仞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見水。言平地五仞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八尺曰仞。分九仞則之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見水。同於山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屈每分有二仞二尺。去其三。則餘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續曰。言地高則難澇。故曰。十仞見水。不有一丈八尺。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大澇地低則難旱。故曰。五尺見水。不大旱。當澇之時。若高亢地。十一仞見水。則澇征十分中免二三分。十二仞見水。則免三四分。十四仞見水。則免四分。十五仞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澇。澇可以比於山也。當旱之時。若汗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二分。二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極低易澇。澇可以比於澤也。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以爲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爲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此。人學以爲君之臣也。然以高尚其不受力作。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爲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爲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教民必以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教人爲工。必以巧者。欲令愚智之有智者。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人盡曉知之。然後可以教人也。

其業不在

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爲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爲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于賈。非

亦與耕公

誠工不得食于工。非誠農不得食于農。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爲之請。君有珍車

田三日借

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

民以盡地利。按此言教人當使智愚皆知。

其誠以來。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飢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爲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爲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

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爲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右士農工商

按此篇言均地立制定賦之法率民盡地力終之以人君出令之事末又言均地分力使民知時爲下三節之綱謂之士農工商不知何說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善分民也

善令人知分故名爲聖人聖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己不足安得名聖

不能令人知分則己是故有事則用

用謂無事則歸之於民謂令人退歸而居也唯聖人爲善託業於民託

人以成

功業也民之生也辟則愚

縱其淫辟則昏愚也閉則稍

類善也閉其上爲一下爲二下之效上必倍之也

右聖人

按此釋上分力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

時至則爲之不可藏而捨息也

故曰今日不爲明日忘貨

言不爲則失時

昔之日已往而

不來矣

言日既往不還來也

右失時

按此釋上使民知時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
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
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
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

右地里

按此釋上均地

卷二

七法第六 謂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

經言六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是非不能立其人而用之非不能廢其人而退之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

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能此四者可以安治矣而猶未者則

以下事故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四者備謂立是廢非賞功誅罪不能治

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民然後能彊兵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為兵之數猶之不可雖能治民而欲彊兵

必明於為兵之數然後可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于勝敵國之理猶之不

勝也雖能彊兵其欲勝敵國必須明審其理之不明猶是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

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為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器數理分即下之七法也則

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此七法之目也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

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根元也生萬物者天地之元氣也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

義者所以合宜也名者所以命事也時者名有所當也似類比狀謂立法者必有所做倣不徒然也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

謂反用左手書右手不動也。

謂之法。事角亦器量之名。凡此十二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
漸謂革物當以漸也。風靡也。謂物順教而風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人習服教命之久。子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
政者所以決斷而望塞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凡此六者皆自心衛生也。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凡此十二事必計之以知其數也。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明則然後可。以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

上檐竿而欲定其末。均陶者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鈞既運則東西不可準也。檐舉也。夫欲定末者必先正其本。今既舉竿之本其末不定也。不明於象

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為短。續短以為長。鶴脛非所續也。非所續也。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

右息之。息止也。左手為書。右手從而止之。則無時成書矣。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

而欲馭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物有倍叛而招之者。必有以慰悅之。令其感服。今反拘留之。則彼逾叛矣。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楫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馭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右七法

百匿傷上威。百百官也。言百官皆匿情為私。則上威傷。姦吏傷官法。姦民傷俗教。賊盜傷國衆。盜賊之人常欲損敗於物也。威傷則重在下。君威傷則臣反得尊重。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

行貨上流則官徒毀

官者既不以德進但以貨成故官徒毀徒事也

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

而重民散

輕民謂為盜者用盜致富故處重民謂務農者為盜破產故散

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

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

厲奮也

則戰不勝而守不固

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審則姦民

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

謂常令官爵符籍刑法四者為政之經四者既敗則是君泄其事君泄其事則其位危矣人

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偽不竭于上

下皆隱實言虛則其位危矣是國情不竭于上世主所貴者寶

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寶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

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為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

重寶而全命則當棄是令貴於寶

不為愛親危其

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

社稷者身之存亡故棄親而存社稷

不為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

法者崇替所由故不棄所愛而存其法

為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

威者人君所以服海內必不為已寧散爵祿不可分威也

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

者用非其國故曰治人如治水潦

治水潦者必不峻其隄防也

養人如養六畜

養六畜者必致其關阜堅其羈絆

用人如用草

用草木者時入山林輪轅木不失其宜樵蘇各得其所

居身論道行理則羣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

君之於民其猶居身治之養之用之三者各得其宜論道而行理則無私不服也

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

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

罪得其人故不怨

愛賞者無貪心

賞不踰等故息其貪也

則列陳

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賞罰不濫則立功要功之士知其不誣故競而爲之。本兵之極也。爲兵之本其極要者在於明賞罰也。

右四傷百匿

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謂專立意存之君無財士不來故存乎論工而工無敵以造軍

之器用者也。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器謂兵器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中號令存乎服習

而服習無敵。服便也謂便習武藝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徧知天下謂徧知其地形存乎明於機

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機者發內而動外爲近而成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見其爲之不知其所以爲有數存焉於其間故曰機數也。故兵未出境而無敵

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謂貨財不能蓋天下則無以正天下也。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

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雖蓋天下而工與器不能蓋天下而工與器不能蓋天下而士不

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

下。習蓋天下而不徧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

用兵之勢也。大者時也。小者計也。王者征伐能立大功者在於合天時也。至小者捷勝亦在人計謀也。王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

者。王者之正也。大寶之位神器也。古今所共傳非有墮廢而天下莫敢窺者以王者當樂推運應天人之正。衡庫者。天子之禮也。衡者所以

者所以藏寶物不令外知者也。言王者用心常常準乎天下既知輕重實用於心無令長耳目者所得此則天子之禮然也。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選謂簡其

精練。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止

是以聖王貴之。

貴謂貴兵。

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

立少謂與亡國雖少，天下共觀之，故

曰觀多，桓公救邢，要衛用此術也。或曰觀當爲勸。

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

角試以練精銳爲右也。

右上也。

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

兵器雖成未經課試則不用不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

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圍，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右爲兵之數

若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

制雖委曲順天而舉不失天時也。

毋墮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

墮空也，天之所覆空地，謂

山河破澤所以營作而興利者也，必計數其多少之要，然後度材而用之。

故凡攻伐之爲道也，計必先定于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

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之自毀也。

自勝謂自勝於己，其敗可知也。

是故張軍而不能戰，圍邑而不能

攻，得地而不能實，二者見一焉，則可破毀也。故不明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

不明敵政，未可加兵。不明于敵

人之情，不可約也。

不明敵情，未可約士約誓。

不明于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于敵人之士，不先陳也。是故以

衆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敵衆自待。

自待謂不練之卒無武藝。

故十戰十勝，百

戰百勝，故事無備，兵無主，則不蚤知。

既無備無主，故敵來攻不能先知之。

野不辟，地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下怨上。

而器械不功。功謂堅利。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僥倖以偷生也。故蚤知敵人如獨行人。蚤知敵

以備之敵人望風以退故曰獨行也。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人不幸。人不幸則勇士勸

之。故兵也者審於地圖。謀十官。地圖謂敵國險易之形軍之部署十官必日量蓄積齊勇士徧知

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行疾如風雨故不以道里為遠。有飛鳥之舉。故能

不險山河矣。輕捷如飛鳥故不以山河為險。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雷電天之威怒。故莫敢為敵。有水旱之功。故能

攻國救謂其功可以為彼水旱。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

謂上下同心。其猶一體。風雨之行者速也。飛鳥之舉者輕也。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懼雷電之威。故彼士不齊。水旱之功

者野不收。耕不穫也。能令彼有水旱故不得使收穫也。金城之守者用貨財。設耳目也。貨財所以養敢死之士。耳目所以聽鄰國之動靜。令

必知。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奇說謂譎誑之言。雕俗謂浮偽之俗。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

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雖有權與之

之權與謂權為親與也。定宗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嚮應。然後可以

治民一衆矣。

右選陳

按此當依
版法第七選擇政要載之於版以為常法。

經言七

凡將立事之立經國正彼天楯謂順天道以種風雨無違君道不虧則遠近高下各得其嗣多少也

謂君之賦稅因其遠近之別以多少之三經既飭君乃有國者既以飭整故君可以有國也

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不行民心乃外有外叛外之有徒禍乃始

身徒謂黨與也外叛者有黨衆之所忿置不能圖衆忿難犯故必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凡人之情

按當依解
作寡不能
圖

鮮克有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困獸猶鬪其所終將何為也慶勉敦敬以顯之人有敦敬則慶富

祿有功以勸之人之有功則爵貴有名以休之賢者有名則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

鄉風上之敦敬有功名之士必爵祿順而與之且暮利之衆乃勝任有功名之士既且暮取人以

己成事以質將欲取人必先審己才略能用彼不質謂準的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

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嗇於用財不以賞賜則立功之士用力苦則勞民不足令乃辱

民不足則令民行故辱也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寤民乃自圖謀為正法直度罪殺不赦

夫正直之法度罪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頓卒猶困苦其有

以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之植固不動倚邪乃恐言執法者必當深植而固守則不可

故可倚革邪化令往民移既能正倚化邪歸於正直法天合德天之資始象法無親地之資生參

恐也如此化出令纒往則民移無有私德無所親私參

按當作悅
衆在愛施
有衆在廢
私有字屬
下爲是上
句有脫字

於日月日月無私耀也。佐於四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悅在施有將悅於下在衆在廢私將欲齊衆。召遠在修近。

卷二

幼官第八幼始也凍從始輔官齊政之法

經言八

後中圖作
處虛守靜
淮南子有
夜行高誘
注論陰行
也陰行化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言欲候氣德聲以知凶吉必因夜虛之時守其安靜。五和時節土。

數五土氣和則君
順時節而布政

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此土王之時故服黃味甘聽宮也然。治和氣土主和。

故有天下
則夜字爲

行毆謂禽獸之屬能爲苗害者。坦氣修通坦平也平土政。凡物開靜形生常至命。凡土王之

是人物子
疑衍物事

物但開通安靜則其形自生既循尊賢授德則帝。帝者之臣其實師也故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

皇大也言

王服。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章明。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慮置之斂葬其極。信賞審罰爵材祿

人君能處
虛守靜則

能則強有材者爵之。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凡謂部數也付終謂財。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

發之人事
盛大也

常謂五常也備能謂同異分官則安。同異分官則安同異之職。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

管

子 一 幼官第八

按行對藏而善謂行於身也下謂初會諸侯上下得終其禮自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成謂諸侯自盟要不事於齊此至九舉說九合諸侯之所致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至三會則諸侯散其成而朝

放此按常理字齊四舉而農佚粟十四會之後備役減省故五舉而務輕金九五會之後兵戰既息事務轉六舉

爲句按後作攷而絜知事變絜團度也胡結反七舉而外內爲用外謂諸侯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會之後威

侯伯帝王之事既以成形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自九本已下管氏但舉其目或有數在於他篇但此書多八

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

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強動弱必從強靜弱必同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

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羣備署備猶曹也凡上之諸數既已精練然後凡數

財畧數謂國用之數使財者畧殺僂以聚財或因其亡國或因滅家莫不藉勸勉以選衆使二分具本使上之備

圖明堂圖也即月令居太廟太室類知其事各具上名幣之本則發立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執威謂行刑此居圖方中此立時之

五其圖謂之方春行冬政肅寒也冬氣行秋政雷乘陽故雷行夏政闔春既陽夏又陽陽十

二地氣發戒春事自此以下陰陽之數日辰之名于時國異政家殊俗此但齊獨行十二小卯出

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台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

三卯同事謂三卯所用事同他皆倣此八舉時節木成數八木氣舉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此木王之時故

治燥氣春多風而旱用八數八亦木成數也飲於青后之井東方以羽獸之火爨羽獸南方朱鳥用南方

歲不忍行歐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春主仁故所藏者不忍之強國爲困弱

國爲虧強國所以禁禦弱國弱國固然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強動弱必從強靜弱必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強國舉發必當以禮

時也禮也時也禮也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鄰國和好不基貴賤之位無司存此居於圖東方外

必得其宜夏行春政風多風也行冬政寒氣肅殺重則雨雹其災重則雨雹水寒所致行秋政水多霖雨十二小郢至

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

三暑同事七舉時節火成數七火氣舉君君服赤色味苦味此火王之時故聽羽聲羽北方聲也

聽徵而聽羽者所以抑盛陽治陽氣用七數七亦火成數飲於赤后之井南方以毛獸之火爨毛獸西方白虎用西

火藏薄紉盛陽之性失在奢縱故行篤厚陽性寬和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物形既生自然

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

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外秋行夏政葉盛陽氣乘之行春政華少陽氣乘之故行冬政

耗盛陰肅殺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與十二始節

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金成數九金氣和君君服白色

味辛味聽商聲此金王之時故治溼氣秋多霖雨用九數九亦金成數飲於白后之井西方以介蟲之

周當依後
作害

火爨介蟲北方玄武用北方之火故曰介蟲之火藏恭敬金性廉潔故所行搏銳以勁銳搏擊所以順殺氣也坦氣修

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閒男女之畜男女之畜有內外修鄉閭之什伍師征伐故修什伍量委積之

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老少異糧故信利周而無私申布秋利既令此居於圖西方

方外冬行秋政霧秋多陰霧行夏政雷盛陽乘盛陰故雷也行春政烝泄少陽乘陰故烝泄也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

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

水成數六水氣行君則順時節而布政也君服黑色味鹹味此水王之時鹹聽徵聲亦所以抑盛陰也治陰氣不治則盛

過則治用六數六亦水之成數飲於黑后之井北方井也以鱗獸之火爨鱗獸東方青龍也川東藏慈厚者好

生惡殺故於刑殺之時藏行薄純冬物朴素故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僂冬行刑之

於慈厚所以示其不忍也行薄純行省薄純儉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僂

器也教行於鈔鈔末也冬為四時動靜不記行止無量行止可量戒審四時以別息息生也四時生

須別異出入以兩易出入既異又並令明養生以解固固謂護悛也生既須養審取予以總之恐

所養過時故審取與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玄帝北方之帝齊桓初會命

若非玄帝有命之時毋得有一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

日之師役一日尚不可況多乎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

五五分取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借同

斤兩也數數澤以時禁發之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祭常

按謂大命諸侯出常來朝會之命即下文是

所食各有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玄官主禮天之官也請四輔四輔即三公

公四輔也所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官處謂處官也處官位而四體無禮者謂

之莠命而流放焉莠命者謂穢亂教命若莠之穢苗也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毋議者尚之于玄官聽于三公四義者謂

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諸侯能順命而無異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為

幣為幣九會大命焉出常至謂上九會既出大令故天下諸侯當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

三年而朝習命因朝而習教命二年三卿使四輔諸侯三卿使天子四輔以受節制也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

公習所受命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以習命也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

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重適謂承重也適諸侯之世子也五年大夫請受祿請所變更之教令也三千里之外諸侯

世一至道路既遠故世一至置大夫以為廷安其遠國大夫則為置廷館每來於此以安之也入共受命焉入共國所有此居於圖

北方方外必得文武官習勝之善勝敵者必得文德之威武藝之官與之練習士卒則可以勝之務時因勝之時是也務是因修不逆於理可

以得終無方勝之從始至終計出無方者勝幾行義勝之庶幾行義者可以勝理名實勝之整理名實不謬急時分勝之

敗敵所得之物應受分事察伐勝之伐功行賞之事必察有功不令無功者妄受可以得勝行備具勝之行師用兵必備其

勝原無象勝之奇計若神無象可原者勝本定獨威勝之用師之本定獨威者勝定計財勝之計謀財用先定聞知勝聞知敵

勝定者定選士勝精選士卒能審定者勝定制祿勝制祿亦與有功能審定者勝定方用勝異方所用各有不定綸理勝綸經

按別本注立謀能有實效不使衰故也

按欽鉗械人足也恐當作轄欽

之理能審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所依奇策能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
 定者勝也審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審定者勝能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
 發舉兵機誠得其用利至誠則敵不校用兵便利又能至明名章實則士死節明忠義之名章功
 要則敵不能量也用利至誠則敵不校誠則敵不敢校也明名章實則士死節明忠義之名章功
 不求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奇謀之舉發彼不交物因方則械器備交實之物因方之
 苟生意則士樂為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有則器械備具也因能利備
 則求必得因彼所能所利而以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執所營之務明所為備具無常無方應也其
 備具無有常者聽於鈔故能聞未極鈔深遠故能聞於極理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未形者新事將起
 所以應敵無方聽於鈔故能聞未極鈔深遠故能聞於極理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未形者新事將起
 也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未始者事之深遠者發於驚故能至無量發舉可驚故動於昌故能得
 其寶舉動昌盛故敵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其所建立皆用深謀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器用
 教令堅守故欲往則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號令審悉教命施行則赴湯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
 至不憚道里之遠也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火而不顧豈險難於山河也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
 敵德博而一行純而固則仰我如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慎號令審旗章則攻者爭權與明必勝
 則慈者勇權謀明略必能勝敵則慈器無方則愚者智器用無方應卒必備則愚攻不守則拙者
 巧我攻既妙彼不能守則拙數也動慎十號兵既數動必慎十號九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
 者習而成巧況不拙乎數也動慎十號兵既數動必慎十號九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
 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軍之主將既必有常求天下之精材精材可以為論百工之銳
 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稱材謂材稱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
 方中此中國旗物尚青木用事兵尚矛象春物刑則交寒害欽其行刑戮則於初且夜盡之交其

難害而欲禁器成不守器用既成則敵經不知法敵不能知也教習不著我之教習敵不發不意

其所舉發經不知故莫之能圍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圍故必勝

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四機即上不守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聞障

者所以防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由守所由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以禁詭

常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死亡者不享食鬼神此居於圖東方方外此東圖旗物尚赤

火用事兵尚戟象夏物刑則燒交疆郊其用刑則於疆必明其一一謂號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

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至善不戰

用兵之善者其次一之其次善者雖大勝者積衆積衆然後勝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所以勝

故成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此南圖旗物尚白金用事兵尚劍象金性刑則紹昧

斷絕其用刑則繼畫之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

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兩者謂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

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謂同偕習以悉悉盡莫之能傷也

此居於圖西方方外此西圖旗物尚黑水用事兵尚膏盾象時物之閉盾或署刑則游仰灌流用

刑則游縱之所使仰藥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宗廟

按兵法作和合故能諸故能輯諸輯以悉莫之能傷

習或輯之

存則男女育也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擇才授官至善之爲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

君也至善之兵不求其地所以君可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

內既獲敵人之國順而守之然後修其法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則人從也立爲六

千里之侯則大人從既九會之後天子加命立爲侯伯面各三千里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

按別本註

國君謂天下同盟諸侯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謂郊祀天地神祇使之合德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

緩急之事

無難緩急之事皆已計定則二者之危無所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

已有定計

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

雖危其可

而不執謂不恇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外此北圖之副也

危終無所

幼官圖第九中本圖 東方副圖 南方本圖 東方本圖 南方副圖 西方本圖 西方副圖

經言九

若因處虛守靜人物則皇五和時節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治和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以
倮獸之火爨藏濫濡行馭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尊賢授德則帝身仁行義服忠
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羈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計凡付
終務本飾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同異分官則安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

攻作攻。

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言。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四舉而農佚粟十。五舉而務輕金九。六舉而絜知事變。七舉而內外爲用。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七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羣備署。凡數財署。殺僂以聚財。勸勉以選衆。使二分具本。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此居圖方中。

右中方本圖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終無方勝之。幾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伐勝之。行備具勝之。原無象勝之本。定獨威勝。定計財勝。定知聞勝。定選士勝。定制祿勝。定方用勝。定綸理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用利至誠。則敵不校。明名章實。則士死節。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土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也。聽於鈔。故能聞無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寶。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

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數也動。慎十號。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

右中方副圖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則闔十二。地氣發。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八舉時節。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治燥氣。用八數。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藏不忍。行毆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強。國爲困。弱國爲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此居於圖東方外。

右東方本圖

旗物尙青。兵尙矛。刑則交寒。害鈇。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圍。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圍。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間。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

竊盜者起。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副圖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君服赤色。味苦。味聽羽聲。治陽氣。用七數。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藏薄純。行篤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本圖

旗物尙赤。兵尙戟。刑則燒交疆郊。必明其一。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危國。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者積衆。勝而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副圖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行冬政。秬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予。十二。始前節。第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君服

按上無前
第二字

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治溼氣。用九數。飲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爨。藏恭敬。行搏銳。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閒男女之畜。修鄉里之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信利害而無私。此居於圖西方外。

右西方本圖

旗物尙白。兵尙劍。刑則紹昧斷絕。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外。

右西方副圖

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君服黑色。味鹹。味聽徵聲。治陰氣。用六數。飲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藏慈厚。行薄純。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僂。教行於鈔。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審四時以別息。異出入以兩易。明養生以解固。審取與以總之。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

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毋征。藪澤以時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請四輔。將以祀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無議者。尚之于玄官。聽於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爲幣。九會大令焉。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七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變。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延安。入共受命焉。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本圖

旗物尙黑。兵尙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至善之爲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

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副圖

五輔第十 謂六與七體八經五務三度此五者可以輔弼國政也

外言一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不得於人而能使名譽顯

當時功業流後世者則未嘗聞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能使失國覆

宗者亦未嘗聞今有士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言諸侯欲大利則王

天下欲小利則霸諸侯也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既不務得人故必致禍小則地削大則國亡故曰

人不可不務也。當務得之於人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

善為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閒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囿園空。賢人進而姦

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詔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賤苟得之利也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惡費

飲於是財用足好耕農故財用足而飲食薪菜饒。言費用則薪菜饒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解放也舍免也下必聽從

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不能為政者。田

按荀字乃奇字之誤

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小人競進故兇而官府亂小人用法故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

姦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下中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

匱而食飲薪菜乏上彌殘苟居上位者小人而無解舍下愈覆驚而不聽從覆察也驚疑也上既

察而懷疑上下交引而不和同上引下以供御下引上以恩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

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德有六興義有七體

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謂六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壇宅壇堂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

牆屋此謂厚其生上六者可以發伏利伏者發而用之輪帶積帶貯修途使關市謂所置關

便慎將宿將送貨財此謂輸之以財上五者皆生財之術故導水潔利陂溝決潘渚潘溢也潘

令通潘潘泥滯泥塗為滯者亦通鬱閉鬱閉亦謂川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上之六者所薄徵斂

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上之五者所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

此謂匡其急上之五者所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振罷露有以振救之資乏絕此謂振其窮上之

所以振民之窮乏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聽

上然後政可善為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曰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後明行以導之義行即義有

七體七體者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比合也行既中

正而又合宜也

伏利謂人所未發之利也按列子水之溢洄曰潘

整齊擗誦以辟刑僇。

擗節也言自節而卑屈也。

織齋省用以備飢饉。

織細也齋恡也既細又恡故財用省也。

敦懷純固以備禍

亂。

懷厚也音莫江反。

和協輯睦以備寇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

調乃能處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不行也。曰民知義矣而未知

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

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

倍乖戾也。

貧富無度則失。

失其節制。

上下亂。貴

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王飭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

爲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爲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爲人父者。慈惠以教。爲人子者。孝悌以肅。爲人兄

者。寬裕以誨。爲人弟者。比順以敬。

和比。

爲人夫者。敦懷以固。爲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

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閒親。新不閒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

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亂不

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曰民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務者

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辯事。

辯明也。能明所任之事也。

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材謂藝能。士既修

也。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大夫任官辯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作

和。士修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樹藝。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後

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

後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

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饑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曰審時以舉

事時則天祥地宜人順之時也得其時則事可成以事動民事成則民可動以民動國民昌則國可動以國動天下國強則天下可動也天下動然

後功名可成也故曰五經既布然後舉錯得權謂能知三度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

不可不度也故曰五經既布然後逐姦民詰詐僞屏讒慝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

性樹爲淫辭作爲淫巧以上諂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衆以害民務者其刑死流大罪死小罪流故曰

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諂淫

者未之嘗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心之所好傷民民傷而

身不危者未之嘗聞也曰實墮虛墾田疇修牆屋則國家富節飲食擲衣服則財用足舉賢良務

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逐姦人詰詐僞去讒慝則姦人止修饑饉救災害振罷露則國家定明王

之務在於強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本事謂農業也無用謂末作也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斂毋

苟於民謂無苟取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

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君悅玩好則民務未作故備用不足農以勞矣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怪方丈陳於

前方丈陳前則役用廣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君悅文繡則女工傷故天下寒是故博帶梨。梨博帶也梨大袂列列大袂以從小文繡染文繡為純色刻鏤削。削刻鏤為純素雕琢采。采雕琢為純漫闕幾而不征。機察也但使察也市鄙而不稅郵市中置物處也。但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為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或為無用物守法者必得而誅之不使漏失也

卷四

宙合第十一 古往今來曰宙也所陳之道既通往古又合來今無不苞羅也

外言二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第一舉目懷繩與準鈞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第二舉目春采生秋采蔬。第三舉目夏處陰冬處陽。第三舉目大賢之德長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荅。明哲乃大行。第四舉目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第五舉目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若教之在堯也。第六舉目毋訪于佞。毋蓄于諂。毋育于凶。毋監于讒。不正廣其荒。第七舉目不用其區區。鳥飛準繩。第八舉目謹火縣反充末衡。易政利民。第九舉目毋犯其凶。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第十舉目可淺可深。可浮可沈。可曲可直。可言可默。第十舉目天不一時。地不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視。定而履。深而迹。第十二舉目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

十一舉目。
當在人不一事下。

十二舉目。
當在則擊下。

搏宅耕。撻丁歷。擋丁用。則擊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第十三舉目。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

臣之分也。左陽君道。右陰臣道。君出令佚。故立于左。君但出令。故曰佚。凡右為用事。故左佚而右勞。臣任力勞。故立于右。

臣則任力。夫五音不同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五音雖有不同。樂師盡能調之。喻百故曰勞。度雖各有別。君則盡能裁之。故所出

無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成。君出令。皆順奉之。則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無妄也。五味

能之和。而無妄也。臣守而無所不得。而力務財多。臣能任職得宜。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民

既異。常隨其一。其愛而無獨與是。王臣其愛。宜一率土周之。無所獨與。是愛不一。毋獨與是也。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臣

任力同其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妒。則夫婦和勉矣。君失音。則風律必

流。流。謂流。流則亂。敗。臣離味。則百姓不養。故百姓不養也。百姓不養。則衆散亡。君臣各能其分。則國

寧矣。故名之曰不德。懷繩與準。鈎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夫繩扶撥。以為正。準壞險

以為平。準。必壞。舊高峻。而後以為平也。鈎入枉。而出直。工人用鈎。則此言聖君賢佐之制舉也。言制以舉賢。博而

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所舉既博。則枉直咸盡。故無所失。雖難鳴狗盜。無所不取。皆有所長。故能備之。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也。桀紂以

亂亡。湯武以治昌。湯之國人亦桀之國人。武之國人亦紂之國人。桀紂以之亡。亂之故也。湯武以之昌。治之故也。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

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湯武之昌。教化明也。多備規軸者。成軸也。規者。正圓器。軸者。轉規。大小柔

隨大小。而和。今用規者。欲施恩引物也。夫成軸之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究。窮也。大軸用大。處小用小。猶迹

按別本注。成軸既多。因物施宜。隨大小而用之也。

求履之憲也。

迹者履之所出。善者恩之所生。憲法也。擬迹而夫焉有不適善。以恩驅善。故適善備。

也。僂也是以無乏。

僂輕順貌。既皆適善。能備以恩為善者。輕順。故諭教者取辟焉。辟法也。取天清。

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崖。

清古育字。天以陽氣育生萬物。物生不可計量。地以陰氣。所謂是而無。

非非而無是。

亦既行恩。又須順物。當順而是之。不。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是非。

必使二者俱來。得以驗之。是既信之。有。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不可識。謂其非謀。隱伏。

矣。非則不可掩。故先以恩義令息改也。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不可識。謂其非謀。隱伏。

故必有以防慮之。如其事將終。即。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無不容也。物至而對形。曲均。

存矣。對配也。物至矣。以多少之恩。配大小之。減。蓋也。溜發也。言徧環畢。莫不備得。故曰減溜大成。

減溜。盡發君既均施以恩。故物盡發於善。亦既。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巨大也。功。必周於德。審於時。

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時德之節。德既周時。又審二者遇會。若。春采生。秋采藏。

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訓信。徑。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

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有意濟世。時亂方殷。未可明論。賢人之。

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俸免也。取。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

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蓄矣。夏不就清。冬不就溫。更以寒暑致災。終無益也。非為畏死而不忠也。

賢人之避亂世。豈畏死而不忠哉。但以無益而徒死也。夫強言以為僂。而功澤不加。刑謬矣。何功澤之加哉。進傷為人君嚴。

賢人之避亂世。豈畏死而不忠哉。但以無益而徒死也。夫強言以為僂。而功澤不加。刑謬矣。何功澤之加哉。進傷為人君嚴。

之義臣遜而過傷人君因退害爲人臣者之生退而不遇害而人臣其爲不利彌甚不避亂世而

其嚴酷臣亦偷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版以待清明賢者雖復退身終不捨其端操不息

明峻風雲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爲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可

可大則賢人之德業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荅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琅音浪湯音瑯凌轢人人

之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策傳以告後進曰奮盛荅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

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有量者則湯武也所以不平稱爵尊則肅士祿豐則

務施功大而不伐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吝有名有實必爲人怨其來久

交惡其名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從此而息所以安然而無憂也毒而無怒

此言止忿速濟沒法也毒者陰爲賊害從而怒之彼知所以行毒怨恨續赴其行怨而無言言

不可不憤也言不周密反傷其身言怨怒但可藏之在心不言之口故曰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

泄謀泄蓄極既欲其事方始圖之無使謀夫行忿速遂沒法賊發言輕謀泄蓄必及於身故曰毒

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言人君材質雖不慧但大揆度儀法有疑

成大言淵色以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君有所未晤當淵寂其色以自窮詰靜默其神

也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問於仁良其事既明見利害之理故曰若覺臥若晦

明若敖之在堯也。

敖堯子丹朱慢而不恭故曰敖。敖在堯時雖凡下材但以聖人在上賢人在下位動而履規矩常自禮法竟以改邪爲明故賓虞朝讓德羣后書曰無若丹朱

敖毋訪于佞言毋用佞人也。用佞人則私多行毋蓄于諂言毋聽諂聽諂則欺上毋育于凶言毋

使暴使暴則傷民毋監于讒言毋聽讒聽讒則失士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

義失正也夫爲君上者既失其義正而倚以爲名譽爲臣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祿亂俗敗世以偷

安懷樂雖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遂守而物修故著之簡筴

傳以告後世人曰其爲怨也深是以威盡焉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解

而不動階隄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

也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物

故曰聖人參于天地鳥飛準繩此言大人之義也。

鳥飛準繩曲以爲直大人之義權而合道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

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爲鳥起

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爲傷鳥意將集南北亦隨山谷而曲飛苟途南北之大意

不以曲飛小缺爲傷聖人行權亦猶是也苟得合義之大致不以反經小過而爲傷也

故聖人美而著之美鳥飛之事而曲飛苟途南北之大意曰千里之路不可扶

以繩繩直千里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平準萬家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守常

道必故爲上者之論其下也議欲不可以失此術也此術禮火縣反充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

按易政謂
平易近民
也。

伎。梁紀切。

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聽。耳之所聞既順且審故謂之聽。目司視。視必順。

見。見察謂之明。視曰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心之所慮既順且得故謂之知。聰明以知。則博博而不悞。

所以易政也。聰也。明也。智也。三者既博。故事無過。舉乃得中。可制禮作樂。易先古政。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告。民既勸勉。故可聽不

順。不審不聰。不審不聰。則繆。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昏。繆過以昏。

則憂。憂則所以伎苛。伎苛所以險政。政險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曰。譖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毋

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慎也。毋邇其求。言上之敗。常貪於金玉馬女。而舛愛於粟米貨財也。厚藉斂

于百姓。則萬民懟怨。遠其憂。言上之亡其國也。常邇其樂。立優美。而外淫于馳騁田獵。內縱于美

色淫聲。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則煩亂以亡其國家矣。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

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自予雄也。言君主豪盛。處己以賢。自許以為英雄。子許也。故盛心失。而雄必敗。夫上既

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煩亂。萬民心怨。此其必亡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

也。必故曰。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也。可淺可深。可沈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

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凡此淺深曲直諸事。皆可詳之。言天不一時。春夏秋冬。地不一利。五土

各有其利。人不一事。各有其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天時地利。猶有不一。況於人

不多而殊乎。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實主于物而旁通于道。方謂法術。言法術通明之士。察於天地。知

也。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諸物由道而生。是故辯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

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言寡能之人，但辯一言，察一理，攻一事，如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

為之治，而計其意。知一言不可兼，羣言故博為理，衆言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為之說，而況其功

又知一事不足以兼衆事，故每事皆立名而歲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

半星。牛隱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時。此以上略舉天時不一，半星辰序，言其星辰山陵岑

巖，淵泉閔流，泉踰澗而不盡。澗，澗也。薄承澗而不滿，泉逾而前，漫隨而後，欲其流不盡，至谿谷小

高下肥磽，物有所宜，故曰地不利。此以上略言地利不一也。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

械，規矩繩準，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以上舉人之事不一也。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此天

三者之儀，但略舉之，故其詳不盡也。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不審，操分不雜，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

處其位，行其路，為其事，則民守其職而不亂，故葆統而好終，深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

世人人修理而不迷，故名聲不息。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桴，常也。擗，搗也。險，易猶否泰，夫

而至猶鼓之含響，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唱，則擊也。小則小，大則

擊為響，象天地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聲。美。物曲則影曲，聲惡則響惡，亦況是以聖人明乎物

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惡聲往，則惡響來，猶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天地萬物之橐也。君子知

按山乃止
字誤

報繩繩成慎。先天也以類善。天地萬物從而應之。則宙合有橐天地。宙合之道。教以先天。天地直善在先。應在後。如橐之成物也。故曰天地萬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反。萬物故曰萬物之橐。其橐萬物在天地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

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爲一裹。宙合廣積善以通天上。入散之。至于無閒不可名而山。宙合之裹。故無倫觀。猶不可得。其名若山然也。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其義不傳。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一典品

之不極。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典常也。宙合之道。專一而能常行。則不有窮。若乃輕薄。多內則富

時出則當。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奚謂當。本乎無妄之治。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變無

不至。無有應當。本錯不敢忿。則以變不至也。故雖不用物。不敢忿怒也。故言而名之曰宙合。尋古

之立名名曰宙合也。

樞言第十二。樞者居中以運外。動而不窮者也。言則慮心而發口。變而無主者也。其用者樞。故曰樞言。

外言三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日者萬物由之以煦萬象由之。其在人者心也。心者萬物由之以慮萬

焉。故謂之道。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日與心以生成爲功。而生成以氣爲。有名則治。無

名則亂。治者以其名。物既生成。須立法以治之。在於名實相。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

之出。四者從道而生。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審所先。後先民與地。則得矣。民者君之

之天先此二者。先貴與驕。則失矣。貴而不已則驕。驕而不已則則無所不得也。先此二者則無所不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人主

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

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慎三則尊以重。忽三則卑以輕。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城郭完險阻修則寇

盜息。蓄藏積民。聖智器也。聖無不通。智無遺策。二珠玉末用也。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先王無飢故爲寶也。聖器也。者可操以成事故曰器。珠玉末用也。費多而益少。故爲末用也。先王

重其寶器。而輕其末用。故能爲天下生而不死者二。謂寶與器。立而不立者四。人君雖欲自立而重珠玉。則不令得立者四。謂

喜怒惡欲。喜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爲善者非善也。非善此珠玉也。故善無以

爲也。故先王貴善。貴善善藏。王主積于民。無不。霸主積于將戰士。卒勇。衰主積于貴人。益其驕。亡主積于

婦女珠玉。遠其亡也。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爲之爲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物

之指也。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爲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

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加名于人者。人亦加之也。人衆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患難于人者。人亦患難之。天下有大事。

而好以其國後。謙受益也。如此者。制人者也。在人上者。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衆。兵不強。而

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恃與之國。又不爲。推讓每輒幸其名利也。如此者。人之所制也。禮人者。人反禮之。息侯伐鄭之

比。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胥視也。常視人與之。俱進退勞佚也。如此者。不能

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愛甚不利。生其怨心。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憎甚不害。生其賊心。故先王貴當。

愛必利。貴周則深密不測。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一則爲龍，一則爲蛇，喻人行藏。一日五化之謂周。藏

五變故。故先王不以一過二。以少喻多。先王不獨舉，不擅功。獨舉擅功，人之所疾。先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

則解。有束故可結，紐則絕。有紐故可解。故親不在約束，結紐心生也。先王不貨交。貨交則人不列地。

列地則人以爲天下，天下不可改也。親疏向背是其心，改也改爲分別。而可以鞭箠使也。若乃不改而以鞭箠，時也。

利也。出爲之也。先王有所出爲必上，得天時下盡地利。餘目不明，餘耳不聽。苟非時利，雖目視有餘，不用其聰也。是以能繼

天子之容。天子之容，時利而已。官職亦然。亦時也。時者得天，義者得人。義即利也。既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先王不

以勇猛爲邊竟，則邊竟安。邊竟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舉當矣。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爲之法

法出于禮。禮出于治。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慎

所入所出，以卑爲卑，卑不可得，以尊爲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以最重也。得之必生，失

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已，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

比歲歉，三日不食比歲饑，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疇類，盡死矣。先王貴

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信誠者所以結天下之心也。賢大夫不恃宗，至士不恃外權。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

之備不爲用。坦坦謂平平，非有超而異者，故不能立功而成用也。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間耳。聖人用其心，沌沌乎博

而圖，豚豚乎莫得其門。一本作沌乎博而圖，豚豚乎莫得而聞也。紛紛乎若亂絲，遺遺乎若有從治。故曰：欲知者知之。

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彼欲勇。我勇之人。謂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謂我懿。戒之戒之。微而異之。人心不同。其猶面焉。令既順。欲獲。失時。無所收。作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來者必備之。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人。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貴之所以能成其貴者。以其貴而事賤也。賢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惡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賤者貴之充也。故先王貴之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先之之謂也。故德莫如先。應適莫如後。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以一陽二陰者削。盡以陰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戒乎。能敕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無親矣。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命屬于食。治屬于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衆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貴衆用之。終身者衆矣。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殆。身彌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者殆。凡人之名三。有治也。

者有恥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先王取天下遠者以禮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際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爲人臣者之廣道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家富而國貧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爵尊而主卑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于國而貴富者其唯尙賢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愛盡而憎德者怨之本也德竭而怨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賢者有始有卒故先王不滿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爲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爲善者有福爲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爲故先王重爲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天下可祕愛惡重閉必固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卷五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橫通謂從閭閻不可以毋闔。闔扉宮垣關

閉。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

者不止。閭閻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

爲非。則姦邪之人慙。願禁禦周固形勢不得爲非則姦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

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爲善

塞其塗。弇其迹。使民毋由接於淫非之地。既閉出非之門又塞生過之塗成罪之迹莫不掩是民

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

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墮。以人猥計其野。猥衆也以人衆之多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

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

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爲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

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植也。薦子見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薦茂草也。莊周曰。麋鹿食薦。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征賦。閉貨之門也。無貨可出。若閉門然。故曰。時貨不遂。時貨謂穀帛畜產也。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困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民。困倉所藏不足以供臺榭之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脩。氓家謂民家也。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本資謂穀帛。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母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若計謂審度量以下。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按方一本
作百

課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下其人少。可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多。則去山澤就

原陸而山。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

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君臣好貨利則妨農功故其野不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

上賦重流其藏者也。上賦重則人藏流散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賦重則粟賤故人遠行而糶之或遠人來糶也則國母一年之積。

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母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三分

而亡其一時有凶災故也故謂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比三年不熟故曰大凶也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時既大凶無復畜積雖相振濟但苞裹升斗以

也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亡三之一。師法也十一而稅周禮之通法今乃稼亡三之一而非

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既已亡三之一又無故積則道行之人有毀損瘠瘠者也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

有鬻子矣。既師十一三年而不解此當有餘食而不餘則以遇歲凶故也所以人有鬻子者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

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

上。凡此必資衆力則妨農事故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

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多少小大之正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必多財然後成非私

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

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動謂發生穀物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天下所以存其生各由用力也用力

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財從力生故用力不財則用力不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

按別本十三之稅三。年不解地。若非蓄積。有餘又遇。

按前作計師役則此師乃師役也。謂興師役一分則相逮者衆而爲三分。是十分中。有三分無事農之人而亡稅三之一矣。

凶歲則民必鬻子矣

其上下相怨也。上怨下不供。下怨上多稅。民毋餘積者，其禁不必止。民飢貧則爲盜。賊故禁不止也。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戰士飢則力屈。故戰不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損瘠則死期將至。故守不固也。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知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君斯作矣。人皆效矣。故人莫不化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羈，無限也。閭閻

不設，出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勝矣。自從也。既不設備，則盜賊無從而勝。食谷水，巷鑿

井，谷水巷井，則出汲者生其姪。放場，場，鄰家子女易得交通。樹木茂，姪非者易爲。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

毋自正矣。鄉毋長游，什長游宗也。里毋士舍，士謂里尉。每里當置舍使尉居焉。時無會同，鄉里每時當有會同，所以結恩好也。喪烝不聚，

烝，冬祭名。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鄉里長弟當以齒也。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

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

國弑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謂原本尋求朝之得失。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爲上，祿

賞爲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戰功曰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多，則居於衆上。及行祿賞，翻在衆下。故不務盡力也。治行爲上，爵列爲下，則

豪桀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左右不論能，而非但疾怨，又非上輕賤爵祿也。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不論志行，使之在爵祿之位也。則上令輕法制，毀權

管 子 一 八觀第十三 六一

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傑材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僞竭。在敵國矣。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僞盡在於敵矣。竭盡也。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謂其立法但能

害疏遠而不行親近。故曰虛立也。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聽者存。是令不行。賤爵祿而毋功者富。無功者富。則有功者貧也。然則衆必輕

令而上位危。輕令則有無君之心。故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良田所以賞戰士。不賞。實罰不信。

五年而破。上賈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偷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

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有其國者異姓之人。則宗廟滅也。故曰。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

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彊而與國弱。諫臣死而

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辨。謂黨與之國不恃己以爲親也。而敵國不畏其彊。寇敵之國不畏己以爲彊也。

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

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困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爲

變不改常。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囊橐不安其位。兵士不用。積勞之人不困。而更化。民偷噫而不倉空虛。事積聚故也。而外有疆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居然自致滅毀。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君出法制。下不敢議。則人奉公。不相與爲私。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爲善。有過必誅。則善惡明。故不爲苟且之善。

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爵必有德。祿必有功。不妄假人。則人知君我者必賢德。故不亂於上。三者於藏官則爲法。施於國則成俗。

其餘不彊而治矣。三者謂法刑爵也。藏於官。謂下不得擅其用。如此則法施俗成。自斯之外。雖不勉彊。莫不從理矣。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

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

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既廢上之制。故競道其所聞。冀遂其私欲。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

此始矣。下謂庶人。上謂權臣。列亦分也。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恥。負猶被也。發法制者必被之以恥辱。

也。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臣厚財而作福。則正禮。經以示之。其人自正矣。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

於己者。聖王之禁也。賜賞者。人君所獨用也。臣爲君事。故須禁之也。聖王既歿。受之者衰。嗣君不德。嗣君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

以爲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越職行恩。曰贅。福下者。君之事也。今臣爲之。故曰贅。臣之作福。所邀射人心。必使歸己也。君不

據別本注。

君既失德。則人臣必作。編作威以射人心。使之歸己也。

按。王官既私。君事去矣。

能審立其法。以為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徑謂邪行以趣疾也。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博學而不聽令。姦人之雄也。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咸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為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為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與權重者。相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為亡黨。為叛亡之黨也。行公道以為私惠。費公以樹私也。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容受博也。聚徒威羣。蓋黨以威衆。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求人附己。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毋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其所勉力事務。王官私君事。去之。王之官私事。則營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臣既非其人。故其人但修行則不以親為本。簡孝也。治事則不以官為主。邀虛也。舉毋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為己。賜或下交於人。特之恩賜。舉人則以為己。勞。為國舉賢。特之功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薦人令仕得。聖王之禁也。以為己之恩賜。舉人則以為己。勞。為國舉賢。特之功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薦人令仕得。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臣所與交通者。皆貨利末業。則農桑廢。故獲於貧窮。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難上致於君。飾重。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君公法求。人私悅也。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列。業也。臣有用少勞家富。祿寡。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為行。非上以為

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拂世非上反違法制以結連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

勞。權於貧賤。內富而外飾於貧窮內逸而外發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間。議言為民者。聖

王之禁也。姓生也身既無職事家又無常生自列於上下之間其有壺士以為亡資。修田以為亡

本。每以壺填濟士以為亡去之資以趙孟則生之養私不死。既有所備預則私養然後失矯以深

與上為市者。自恃其備然後君失必矯其有不從則聖王之禁也。審飾小節以示民。約虛時言大

事以動上。示君以不測也遠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遠交四鄰以越羣黨虛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簡

類。隱行辟倚。倚依也自隱其側入迎送。側身而入國遁上而遁民者。卑身雜處所以遁上聖王之

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大為言譽以為難其所為。而高自錯者。錯置聖王之禁也。守委閒居。博

分以致衆。守其委積以閒居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勤勞其身以遂其行濟人以買舉。濟施人貨財所以買

其聲。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靜而多財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

所順習者惡事善潤飾之令有光澤。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為友。以蔽惡為仁。朋黨有惡相為以數變為智。以重斂為

忠。以遂忿為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每國自有其本至無境

上而心有異託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

外深附於諸侯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從容養民故莫取超等踰官。漁利蘇

按隱即索
隱也辟倚
背邪不正

功以取順其君

飾詐以釣君利謂之漁利因少構多謂之蘇功蘇生息也

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

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羣。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

能如上市則止而循常也。故踰其官。而離其羣。

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恥。使之修其能。

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絕邪。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

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

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增益令者殺無赦。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令當行而不故留之。不

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設令者必不殺此五死也。故曰。令重而下恐。爲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

論可與不可者在下。不明之君雖日出令至於可否必與下論而後定如此者臣反制君何令之爲。夫倍上令以爲威。則行恣於己。以爲

私。百吏奚不喜之有。倍公則得成私虧令而喜不亦宜乎。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

也。可否定於下則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上危則下危也。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

敬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所謂敬也留者不誅是教不敬。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不行無罪行之反誅人之

不禮上教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百官謂百官可否定於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

之然也益謂增令者損謂虧令者二者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為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

邪途也不罪人為邪途上教之然也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使辟伐矜之人將以此買譽成

名凡此皆上開其隙則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則五衢謂上之五死也死之而求上之母危下之

母亂不可得也五衢開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未生謂以末而工以雕文刻鏤相

釋也謂之逆種驕也人有飢色不息末以殺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

錦繡綦組相釋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

相釋也謂之逆社稷有危人人皆當效死今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為行制死節論能

故下為行制祿不論而羣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謂事便辟為榮華以相釋也

謂之逆不羨富貴志士所以恥反以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經常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

而受官不誣於上謂之誣上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尙得不貴犯難離

患而不辭死致命受祿不過其功求多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小不以毋實虛受者後受祿朝

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從君所貴賤不逆於令遵法毋上拂之事拂違毋下

比之說毋侈秦之養適也毋踰等之服禮也謹於鄉里之行信也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行君國

管 子 一 重令第十五

六七

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蓺。畜長謂畜產也。務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曰：

朝不貴經臣，則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賤經臣，則邪臣進。國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

上令難行。俗無常故也。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輕本務故也。使辟得進，毋功虛取，姦邪得行，毋

能上通，則大臣不和。小人好事。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隸。人心不一。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毋以

固守。人飢則逃散也。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見一而制，况兼有乎。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

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

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先勝服近習，令乃得行。故禁不勝於親貴，罰

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

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

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

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

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疆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

得也。威有與兩立。下亦有立威者。兵有與分爭。征伐有自諸侯出。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

可得也。地大國富，人衆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爲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所以與危亡爲鄰則

以天道數終人天道之數至則反則終於下者盛則衰日中則昃人心之變有餘則驕不足者驕則心變易故也

綏怠夫驕者驕諸侯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天子驕則諸侯叛綏怠者民亂於內綏怠必輕於治故民亂諸侯失於

外民亂於內天道也驕怠者必失外亂內此天之道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並兼不攘奪人雖衆不綏

怠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彊不輕侮諸侯動衆用兵必爲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

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

按此言自諸侯而爲天子

天下明王雖勝攻於三器亦不加益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亂王既不能勝攻三器自毀更不滅此三者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

按此言自天子而取滅亡

者縱有天下之大而遂滅亡也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

天子而取滅亡

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毋以勸

民六攻之敗何也言六攻能敗三器者謂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謂親費也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謂貨色也雖

毋功而可以得富者謂巧佞玩好也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

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

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爲自用既有罪不誅有功不賞民毋爲自用則戰不勝

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將若之何曰不爲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爲六

者疑錯於斧鉞不爲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

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卷六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不法法則事毋常不設法以法下故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雖復設法不得法之宜故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

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法既得宜而猶不行則以修令者未審之故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修令者既審而猶不行則重

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以賞罰既重而猶不行則以雖賞罰而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則賞罰既信而猶不行則

也故曰禁勝於身身從禁也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聞賢不舉不若聞善而不索則以身不先自行其

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危人不能廢人而復起殆既廢更起或可而不

為殆可為而不為多生後悔足而不施殆足而不施幾而不密殆幾事不密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

危所謂君不密則失臣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母內策謀母則害成人主孤而母內則人臣黨而成羣君子

則小人道長也使人主孤而母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君不密民毋重罪過

不大也有大過然後有重罪民毋大過上毋赦也不赦則懼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所謂積小

以成高大

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有罪不誅。愆行則過日益特恩不恭。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特恩不恭。

不勝矣待赦也。故曰邪莫如蚤禁之無使滋蔓。赦過遺書則民不勵善即。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

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

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無厭則難供。禁多者其止

寡法令滋章。令多者其行寡再三則瀆。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獨唱莫和。禁而不止則刑罰倍愈禁。

非侮盜賊多有。令而不行則下凌上非稟其命。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

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強以刑罰則為人上者衆謀矣。為人上而衆

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

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

必竭數也。數理也。國無常經人力必竭。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立私議者必。國毋怪

嚴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而無。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變令變令。

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議分爭退而。

復行令不。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立私說尚能。

復行令不。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立私說尚能。

微易風俗而於上不行。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為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君令於下不合鄉里。但率意自為易國之俗。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於能。鬪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鬪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苟悅衆心。故曰小利。人則習而易犯法。故曰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犯法漸廣。轉欲危君。故曰不勝其禍。毋赦者。

小害而大利者也。人初不悅。故曰小害。創而修德。故曰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家正而天下定。則太平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故赦者。犇馬

之委轡。必致覆佚也。毋赦者。瘞癘。徂禾切。疾可瘞也。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

未可以求之也。以其道未可求。故不與尊爵重祿。既與之尊爵重祿。則可與之圖難犯危也。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

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

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胥。相也。文

有三侑。侑。寬也。武母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

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惠者生其禍。故為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法者生其福。故為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

能追之。能追。悔也。雖有過。亦不甚矣。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為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溼。寒

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

按睢恐疽。或癰字。

無游日之無閒游財無砥壩積也故曰儉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爲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未布而爲所謂先時者也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

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所謂不令而罰則是上妄誅

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輕生故爲暴亂曹黨起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

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

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彊者立彊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憲律制度必

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

何也曰爲之用者衆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爲之用者寡也然則爲之用者衆則尊爲之

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衆爲己用也使民衆爲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

衆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議民

不誹議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母常經國母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

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計上之所以愛民者

爲用之愛之也爲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謂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

矣夫用人者當以法令以愛人廢法而用之則人不可用也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

按言愛人
不足以用

民。及至能用民者。反殺危勞苦。飢渴之。以至極民。遂爲之用。而無謀害者。蓋以法。素行民皆舍好之私。而行此惡之公也。

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己者。至善也。夫善用者必以法。其不從法。甚者危殺之。其次勞苦飢渴之。將欲用之。必致此極。則姦者不敢爲非。善者悅而從命。欲求可與謀害己者。其可得哉。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所好者私欲也。所惡者公義也。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儼而斧鉞不上。因不以下有私寵。妄以軒冕有所許。儼不。因上有私憾。妄以斧鉞有所誅戮也。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轉。猶避也。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大。猶衆也。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言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其削亡也。則以臣主有失故也。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言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其有功名也。則以臣主有得故也。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先。身無害而有利。然後可以及物。今君獨立無與。人主失令而蔽。失令則爲下。則是有害。故甚可傷。所以然者。則由先令之失也。已蔽而劫。已劫而弑。凡人君之所以爲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臣得勢期年。君雖知其不忠。而不能

奪無如。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亦無如之何也。故春秋之記。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臣有弑其君。

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

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其事適在堂上耳。而君遂十日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

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

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請告既入而不出。此則左。右不爲通於下。其事遂消滅也。出而不入。謂之絕。其

既出而不入。此則左右不爲通於上。其事遂斷絕也。入而不至。謂之侵。其事既入。不得至於君。出而道止。謂之壅。其事既出。此則左右壅。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非由杜門守戶也。

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爲重寶。輕號令。不爲親戚。後社稷。

不爲愛民。枉法律。不爲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凡此上事。其勢不常與人。故君專之。政者。正也。正也者。

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萬物之命。由正而定。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其正自生也。過。明正以治國。故正者

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正者中立。故過者令不及者。令逮之。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正在於非正。則傷國一也。過

不及。故傷國一也。勇而不義。傷兵。不及於勇。故傷兵也。仁而不法。傷正。不及於仁。故傷正也。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不義則失

法之侵也。生於不正。不正則入邪。故法侵也。故言有辨而非務者。言辨而浮誕。則非要務也。行有難而非善者。行難而脆

也。故言必中務。不苟爲辯。行必思善。不苟爲難。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

也。善也。

按倍古背字餘做此按此乃集書者再述異聞

之正方圖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圖，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

管子稱古言

凡入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

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圖也。一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

按此乃集書者再述異聞

於人也。亦須納賢而自輔，故曰：能自得師者王。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

人曰：此人君也，謂其道備德成，不察其有故爲其殺生，急於司命也。喜則軒冕塞路，故急於司命，是非即從而貴之，豈敢更論其高卑乎？有故爲其殺生，急於司命也。喜則軒冕塞路，故急於司命。

也。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富人亦可使以富，貧人亦可使人相畜也。貴人賤人，使人相畜也。貴人亦可使以貴，賤人亦可使人相畜也。

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六者，謂生殺、富貴、貧賤。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此六者，以臨下。君臣之會，六

者，謂之謀。君臣所以相合，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尊，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尊，故春秋

皆欲操此六者

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是今臣子得此六者，六者在臣，則主蔽

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牽於令

是今臣子得此六者

入而不至，謂之瑕。君臣相開，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令之有所不行也。

故曰瑕

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一曰：

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

故曰瑕

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

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

故曰瑕

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

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

故曰瑕

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

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

故曰瑕

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

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

行法修制先民服也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矜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矜彼矜者

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為制也既滿而虛則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凡論人

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顯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

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與若釣名

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

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不能已而後動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賢

之君必公誠於國忠臣直進以論其能忠臣必直道而求進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唯賢是與忠臣不誣能以干

爵祿量能而受祿也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治雖未大足成正民之經今以誣能之臣

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誣能之人功名所以不濟易可知起下文也臣度之先王者

臣管氏自稱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為司徒皋陶為李古治獄之官后稷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

賢人也猶尚精一德謂各精一事也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

不立亦易知也結上文也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德不足以與其位也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直以勢利官大故每舉必從之

以此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

李同理

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三代無能授於有能。桀紂失之。湯武得之。今之貧民

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

也。兵有四患。則當廢也。五材並用。則不當廢。廢與之理難明。故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二者謂廢與不廢。既不廢

此二者傷國一也。廢之則寇來無以禦。固傷國也。故曰一也。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在一人。用

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曰制在一人。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三帝之時。天下皆服。不須用兵。而求廢兵。不

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擅專也。君之所專為。在於國家治。民務積聚也。動與靜。此所

患也。動靜失宜。則患生也。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

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輕誅則乖正。故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彼

智者。知吾情僞。為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智者即道正之士。從此亡之。敵國既知我情。必為敵謀我。所以外難至也。故曰。猛毅之君

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誅。難為誅。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羣臣比周。羣臣

比周。則蔽美揚惡。蔽君美。揚君惡。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明君不為親戚

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為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為愛民虧其

法。法愛於民。

兵法第十七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一者氣質未分。至一者也。德者道由以成者。謀得兵勝者。霸。所得

用兵必勝。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於道則

可以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知兵權者所以知輕重。既不以輕重之節。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行師十

千戰不必勝。勝則多死。雖令得勝。死已多。得地而國敗。且死。所以國敗。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者謂內

死。國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一舉兵而國四禍。大度之書曰。謂大陳法。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

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為此四者若何。勝不死不敗也。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

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

因其民。則號制有發也。因彼而發。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有制則法度審。則有守也。有所守則計數

得。則有明也。有明則計數得。治眾有數。有數存焉。勝敵有理。有勝於敵國。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則敵可

勝。明理而勝敵。於明理也。定宗廟。宗廟定。遂男女。男女安。則官四分。既定且寧。則四則可以定威德。

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一眾治民。兵無主。則不蚤知敵。且故不能知敵。野無吏。則無蓄積。無

田吏。則人情本。官無常。則下怨上。官無常。則徵賦。器械不巧。則朝無定。器械不巧。則寇敵。賞罰不

明。則民輕其產。聊生。故輕其產。故曰。早知敵。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費。

賞罰明則勇士勸也。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危危窮窮皆重有其事。故

能致遠以數。縱彊以制。有數則遠可致。有制則彊可縱。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任猶載也。謂今之假裝也。所以起也。所以進

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

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五色之旗各有所當。若春尚青夏尚赤之類。二曰教其

身以號令之數。謂坐起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長兵短兵各有所利。遠用長近用短也。

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貪賞畏罰。士乃自厲。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負恃也。恃其便習而勇也。九章。一曰舉日章。則

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

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鵠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羆章。則載食而駕。羆。輜也。謂輜其所食而駕行矣。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無端無窮皆出敵不測。知也。始乎

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彊不能圖。不可數。則僞詐

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徑。謂卒然直指。故敵不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

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準利而行。教無常。教既因便。故無常也。行無常。行既準利。故亦無常也。

兩者備施。動乃有功。兩者。謂教與行。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謂孤絕之地。無險固可恃。故不

守。特固不拔。拔。特固之守。必多費而無功也。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用兵之道。常能處可否之中。則彼遠避而不能敵。有令必行而不留也。器成

守。特固不拔。拔。特固之守。必多費而無功也。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用兵之道。常能處可否之中。則彼遠避而不能敵。有令必行而不留也。器成

續曰寶疑
實字誤謂
雖曰獨入
實與衆俱
人非獨也
故不能入
下敝此

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賈揭一氣專定。則傍通而不疑。且定故不疑。厲士利械。則涉難而不匱。利故不匱。進無所疑。退無所匱。敵乃爲用。敵既無疑。而爲凌山。既。不待鈎梯。習山。歷水谷。不須舟楫。習水。故也。歷。徑於絕地。攻於特固。獨出獨入。而莫已用。之能止。見其寶不獨入。故莫之能止。俘厥寶玉。必選精勇。寶不獨見。俱見之。故莫之能斂。寶玉所使無水旱之災。無名之至。盡。至能盡獲。而不匱也。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意。故不能疑度。謂之。故取之不嫌也。無名之至。盡。至能盡獲。而不匱也。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意。故不能疑度。謂之。爲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輯以悉。莫之能傷。我之軍士。悉不能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設六。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自一至已下。傷也。故能全勝。大勝。全勝。謂全我而勝彼。無守也。故能守勝。無守。謂不守一數。數戰則士罷。數數。無得。故能全勝。大勝。全勝。謂全我而勝彼。無守也。故能守勝。無守。謂不守一數。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服之。其次一之。雖勝。破大勝。彊一之。至也。不能破大勝。彊也。亂之不以變。亂敵不設。乘之不以詭。以詭計。勝之不以詐。以詐謀。一之實也。此皆至一。近則用實。遠則施號。十力不可量。彊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此皆我守其。一。彼。衆。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用。衆。貴。詳。畜。故。若。時。雨。之。漸。用。寡。貴。機。速。故。利。適。器。之。至也。兵。刃。利。而。適。者。用。敵。教。之。盡。也。者。則。教。練。之。盡。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器。既。不。利。教。又。不。盡。敵。不。能。用。敵。者。窮。則。反。侵。故。窮。也。不。能。致。器。者。困。以。應。敵。故。困。也。無。遠。用。兵。則。不。服。豈。能。用。之。哉。

則可以必勝。兵遠用所以絕其出入異塗則傷其敵迷而失道故為敵所傷也。出入異塗，則傷其敵。迷而失道故為敵所傷也。深入敵國，其處又危，所謂置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者之為兵也。使敵若據虛，居常若搏景無所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策可以設無形可以尋所無形無為焉無不可以化也無形無計可以為所在皆無，此之謂道矣。無形述可尋若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善用兵者體故不可以變化也。此之謂道矣詰者道之謂若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道以為變化者也。故若亡者而乃存，若後者而乃先，今以威武命之去之遠矣。

卷七

大匡第十八 謂以大匡君

大匡等三篇是當時紀敘之文

內言一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鮑叔以小白年幼，又不肖，而賤故難為之傅也。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任保也。君當保子以疾困至於死，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免也。管仲曰：『不可。』言非。持社稷宗廟者，亡此可以免子之身。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免也。管仲曰：『不可。』言非。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讓難事而廣求閒安將有國者，未可知也。於三公未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

按管子固辭傳稱疾不出君不信我補保子以死亡

則君不疑
必免子之
傳矣

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言三人不可異其出處吾觀小白。必不為

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糺之母。以及糺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

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公子謂諸兒。子糺。言二子既不能定齊國。而不立小白。即是將更無所用。謂小白必得立矣。

矣。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小慮。言雖無小智。能非夷吾莫容小白。小白既無小智。必乖於天。不幸降禍。加殃於齊。糺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糺既不能濟。次在小白。而誰子謂

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糺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吾君卜世。謂僖公之

兄古。況字。後倣此言。犯命廢糺。雖得天下。尚不生。况定齊社稷。一國之政乎。

使立子糺。今而奪焉。我當致死。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召忽

稱管仲為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知政也。今受君令而立。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言已立君。臣

子糺不改其所奉。更有所立。不濟而死。是為臣之義也。管仲曰。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

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糺哉。言當為宗廟社稷。致死不死於一糺。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

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柰何。

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子出奉令。則小白有所依。故曰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傳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其

何所行。管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為君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

夫事君者。無二心。此事君之所行。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

滴。言無知之寵。與適子同。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立後。絀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

成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成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

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公謂桓公申俞諫曰不可申俞魯大夫也女有家男有室女有夫之家男有妻

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

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乘謂扶公升車拉其脅而殺之公薨于車豎曼曰豎曼齊大夫也賢者死忠以

振疑百姓寓焉振救也賢者死於忠義以救當時之疑故百姓有所託焉寓寄託也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智者既盡理而謀慮又長故免於危

亡今彭生二於君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於昏故曰二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無盡言謂不忠諫要

公通其妹故曰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恃其多力拉殺魯君故曰力成吾君之禍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

禍敗之理夫君以怒遂禍君怒魯桓彭生則遂成其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畏

昏愚之生於不識其類及如也禍由彭生則彭生力能之今而成禍故當誅之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魯若有誅必以彭生

為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

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

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亡屨反誅屬於徒人費不得也誅鞭之見血費走

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

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死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

除之謂除此既也

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糾。劫謂與兵脅之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傅小白將立之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爲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被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既不受魯政而反於齊，恐其將爲魯害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糾也。爲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君謂桓公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曾則也，則能無二心如平。鮑叔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糾也。」言管仲親糾多於小白也糾之不死，而況君乎？親尙不死疏則可知。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管仲既志在定齊，社稷故須急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爲人也，敏而多畏，多畏則念慮深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注怨故不敢殺公曰：「諾。」從鮑叔之言也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有急難之事與小白爭國，其事既若不濟，故來在魯，可因此事而致政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尙賢於已。施伯恐管仲反齊爲害，欲殺之，有若與齊同怒如此猶賢於不殺也。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

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

用之乎。庸猶何也。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及猶就也。就令能用之。管子之事必濟矣。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

被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齊國

叔賢故不能待。待猶擬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

蚤死。將胥有所定也。胥待。今既定矣。謂小白已定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

是再辱我也。君謂子糾。子為生臣。忽為死臣。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

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死成忠義之行。生者成名。生定社稷之名。名不兩立。既成

不可又行不虛至。必致身受命。乃謂之行也。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

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能窮諸侯。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仲之死。不與召忽圖我。或曰。明年。集書者

說故言或曰。明年。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

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

可謂亂乎。管仲得行其智於國。國則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國人既召小白。則召忽雖不得衆。鮑

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智人作內事。朋友不能相合。摻而國乃可圖也。摻。交入也。

按及謂所從黨與也。

相交合則黨與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人弱故乃可圖

謂管仲召忽奉君令則致死拒我故不可試也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鮑叔言事若不濟則已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二十乘先鮑叔欲與之

鮑叔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二三子謂從小白者不忍違老臣故相從中心實疑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

塞道以事未濟故以二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

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前二十乘更將五乘先行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遂公子糾管仲射小

白中鈞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入國二年方得

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

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

之不死糺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糺也臣不敢既不死糺空食齊政

則不敢言將致死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必欲令霸王而不已管仲再

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君既許霸臣貪於承命故趨立相位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

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百姓因病當先賦與

之而兵事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人厚兵自強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

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二年，桓公彌亂。

不盡行夷吾之言，故彌亂。

又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

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爲兵。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夫人蕩船而懼。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

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興兵

而救宋。大敗齊師。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修兵革，

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

修兵則用饑，故曰奪民用。士所勸者，唯勇則輕敵，故爲外亂之本也。外犯

諸侯，民多怨也。

外犯必多殘害，故爲人所怨。

爲義之士，不入齊國。

君爲不義，故義士不歸也。

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

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政侈之。

侈謂過常也，謂重其稅賦。

公乃遂用以勇授祿。士勇則鮑叔

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誨。

智多則可試誨之也。姑少胥其

自及也。

胥待也，待其自能及道。

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尙微爲焉。亂

乎尙可以待。

國政微爲則未至亂，可待君自及。

外諸侯之佐，旣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

諸侯之佐旣無有，如我二人，故不敢

犯。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裝領而勿頸者不絕。

裝謂擊也，斷之也。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管仲

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

貪人爭祿自殘，亦未能力爲害也。

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爲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爲

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

有義之士內外不歸，亂亡立至，故可患也。

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吾何能惜之。公

又內修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謂國相隣。於是其救宋也疾。疾謂先。寡人且誅焉。管仲曰：

不可臣聞有士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與師伐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與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尙少吾參園之安能圍我

吾以三倍之兵圍之則何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十萬同甲謂完堅齊等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

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人君當以德義服遠不當競於兵也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霸王故曰以小兵而服大兵也內失吾衆謂數搖動之則衆疲而散諸侯設備

數見僕伐故設備吾人設詐力不足則詐以繼之國欲無危得已乎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爲之

關更立國界而爲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齊亦毋復侵魯魯請從服於齊供其徵求比於齊之關內桓公許諾魯人請盟

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若以交兵聞於諸侯不如止而不盟也請去兵桓公

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思怨也諸侯欲以結盟致怨於君今請不盟從此即退可也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若果弱魯諸侯又以貪名加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既有貪忌之名故皆設備非齊

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爲人也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

也取信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劍曹劌亦懷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

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搯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左手舉劍將搯桓公且以右手自承而言曰齊迫魯境亦

擊也史記死今殺君亦死同是死也將殺君次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

七首搯之自殺故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

撥欲改先者之所圖今不當有進者也謂當階所以拒管仲言魯齊二君將既不修其兵革故出入自圍辟管仲曰君與地以汝為竟桓公許諾以汝為竟而歸桓公

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革自圍辟人以過弭師其人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五年宋伐杞桓公

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無若諸侯夫杞明王之後也杞夏今宋伐之

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

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今不救杞後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

必勤於兵勤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密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

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兵者凶器桓公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

以臣則不以臣之意則而令人以重幣使之以重幣使宋使之而不可謂宋不君受而封之受杞

而不與君同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宋果桓

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杞城予車百乘甲一千謂與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命於齊桓公築

夷儀以封之夷儀邢城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於虛虛地名詩所謂升桓公且封

之隰朋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小國之亡理則今君斲封亡國國盡若何國之

於封亡國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既有行封之名則當虛國君其

其若之何桓公問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而為之安得有其實乎君其

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衛明

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更問以所行之政也管仲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

弛關市之征爲賦祿之制既已上事管仲又請曰問病臣臣有病者君當慰問之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

可令傳行此五年可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聘諸侯交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

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往重報輕所謂大國善下小國則取小國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

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

衣裳賀之列士謂齊之列士管仲自以衣裳賀之凡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謂桓公以璽問之以信驗

其所諫之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爲東國東國謂自齊東之賓國令隰朋理之

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爲西士西士齊西之士令胥無之國與士交兵衛國之教危傳以利謂其教既高危且相傳以利謂以利成俗公子

開方之爲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衛其人性輕率不能持久所謂彘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曰樂始使人游於衛誘動之令歸於齊

也魯邑之教好邇而訓於禮既訓學於禮禮者所以飾貌故曰好邇邇近也李友之爲人也恭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

於魯博於糧謂多委積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

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厚往輕報所以服小侯游三人於三國所以附大侯夫如是則始可以施

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謂入桓公告諸

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

按小匡作公子舉博聞而知禮糧字疑禮字誤也按蒙孫小匡作曹孫宿

先致緣陵先者使卒戍緣陵戰於後故敗狄後故地名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謂敗狄所得車甲及貨盡與小侯大侯

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近齊之大侯則以齊縣分之終不踐其國以侵之北州侯莫來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桓公

遇南州侯於召陵謂伐楚盟於召陵也曰狄為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小國齊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

以救伐言諸侯以敬順天命救齊伐狄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

諾桓公乃北伐令令支國名下鳧之山斬孤竹孤竹國名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

教諸侯為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既使諸侯足食足兵桓公然後可以加之政也

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有三年食然後可安以其餘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諸侯兵之

不足當引其事之闕者以告齊齊當發卒以助之也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

宜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柰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為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於

無勞者不得專予祿士庶人毋專弃妻毋曲隄所謂無障谷也毋貯粟毋禁材山澤之材當與人共之也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

矣行之終歲而有不從者可以加刑罰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穀齊之下都桓公告

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竭至言其盡來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都師未至吳人逃齊都

尚未至而吳人逃也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服從如此曰從今以往

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者國之賢良也三者無一焉可誅也無一尚可誅諸侯

况無三乎

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及國事預知國政三年不聞善則不賢也故可罰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

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士庶人有賢孝悌聞之於吏則可賞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

事近齊之諸侯皆請齊徵賦之事兵車之會六兵車之會謂與兵有所伐乘車之會三乘車之會謂結好息民之會也饗國四十有二年桓公

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征賦也五十而取一取其貨賄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案知其壤二歲而稅

一率二歲而一稅之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謂時歲總飢故不稅歲飢弛田稅此歲飢謂有飢

者有不飢者故桓公使鮑叔識音志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不仕謂餘高子

識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為李李獄也隰朋為東國賓胥無為西土弗鄭為宅為宅掌修除宮室凡仕者近宮

仕者有公事職務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不仕與耕者當出入田野故近於外門工賈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遽今

驛也委謂當有儲擬以從諸侯欲通謂從諸侯欲通於齊吏從行者令一人為負以車其吏從行而來者遽

其行裝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其客若宿即客與有司別契別契謂分別其契以知真偽也至國八契自

至國八契則二百五十里之郊地費義數而不常有罪義謂供客之禮徒費義數而於事不當者罪之凡庶人欲通鄉吏

不通七日庶人有所陳訴通於君鄉吏抑而不通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出謂欲適他國貴人子欲通

吏不通二日囚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為之賞有過無罪賞雖過能亦不罪也令鮑叔

進大夫勸國家升進大夫令之勉營國家之事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得此大夫故有成功終然允當從政治為

按縣吏進諸侯士有善則與其

賞有過則不與其爵蓋以他國故不連及也

次所進大夫從政而能野為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所進大夫有能勸勉農人開闢荒野皆為驕傲此又其次也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為下

令晏子進貴人之子晏子平仲之先出不仕不仕則處不華無過失而友有少長則遵禮經為上舉三者

故為得二為次得二得二三也得一為下士處靖靖卑敬貌敬老與君敬老近於親敬貴近於君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

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勤而應於父兄孝且義事賢多擇善而從故能多行此三者為上舉

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承奉君敬而從之也行此三者為上舉得

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令國子以情斷獄定罪罰者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三大夫謂鮑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國子主斷獄故不在三大夫之數以卒年君舉卒年謂終年如此管仲所進者君舉用之

也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言相告發訟驕既訟而驕凡三者有

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處華屋之下則淫佚交好飲食嗜飲食則道情薄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

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

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危傾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

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無過於父兄見稱於州里吏進此人君必用之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

則苟免而已故不進廉意也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雖無

按處華句照上處不華下交謂以貴凌人使友居下也照友有長少好飲食照出不仕按當人皆稱其賢而吏舉善者

後有善過。而舉不賞。罰以其出。於衆人同。然也。若吏以賞罰無與己而不舉。則廉察其意而罪之。至於人不稱其賢。而吏舉者。後有善過。賞罰其舉者。以其出於一人。獨見也。

過於父兄而州里不稱。吏進此人。君承用。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父貴而出與師俱。師貴而其人善。則吏受上賞。不善。則吏當罰。而資上與君俱。君賤而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言人於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謂在三賤也。上與君俱。臣賤。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如一個賊將害此三者。遇之而不能死。有賊而又不知。則不。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凡新獄者。所以止罪邪。止罪邪。所以興禮義。易祿臣不子也。故無赦也。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今犯罪者。非以乖僻易義。則以姦偽易祿也。易祿可無赦。有可無赦。其祿然。今所有罪。必無赦之也。

卷八

中匡第十九

內言二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二以供。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復。白也。以賓客之。公曰。吾子猶如

是乎。以吾子為賢。當以供賓客。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入見禮而悅者。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義為急務。尚懼而白之乎。

出者不譽。汚名滿天下。壤可以為。木可以為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

者。名之為貴。財安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辦軍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

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死罪以犀甲

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又令出一戟也。過罰以金。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於軍

事而以私訟者命出東。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失，以平其罪，成平也。

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施愛於四封之內，則士致死，故可以惡竟外之不善。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卿大夫家安，則

大臣盡力，故以危救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

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弑其君，今言仁義

則必以三王爲法度，不識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

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及之，君何疑焉？

公又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

而不計見棄，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墮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爲之也，必少有

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仲父者，尊老有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公與管仲父而

將飲之。行飲酒禮，以尊顯之。掘新井而柴焉。新井而又柴蓋之，欲以潔清示敬之。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

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爲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

何也？謂不辭而趨出，所以怒。鮑叔隰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

公不與言，少進傅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爲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

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樂過則憂博。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

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樂過則憂博。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

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爲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

安仲父也。言俱至於衰老，故欲一朝樂飲而爲安。對曰：臣聞壯者無息，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

之也，非一朝之萃。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萃集也。君柰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

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

始而可。對曰：始於爲身，中於爲國，成於爲天下。公曰：請問爲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

長心謂謀慮遠也。長德謂恩施廣也。此爲身也。公曰：請問爲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

孤謂死王事者子孫。薄稅斂，輕刑罰。此爲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不虛，獨。苑濁

困滯，皆法度不亡也。變濁謂穢塞不潔清者也。困滯謂疲羸微隱者。其行法往行而進，不卻來而退，而

人以此自得行於世也。此爲天下也。

且桓之好內亦具微警矣。

小匡第二十

內言三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

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

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操以作事。國柄者賞罰之紀要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

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抱，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抱擊鼓槌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

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鈎，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動

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爲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爲之柰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

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

戮羣臣。戮以徇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既知其材故授以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

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

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

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成，平也。與魯平。曰：公子糺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爲殺公子糺，又曰：管仲讎也，請

受而甘心焉。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用之使知政管仲者，天下之賢人

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

則必長爲魯國憂。君何不殺而受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言戮以徇

齊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爲羣臣僇。戮之以誠羣臣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

比也。言親吾賊非弊邑之君所謂也。使臣不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押以子齊。押，鮑叔

受而哭之。三舉。三舉其聲，爲哀其將死也。施伯從而笑之。笑其僞也。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僇賢人。

言多所容忍。其智稱賢以自成也。得也。鮑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後

人與魯以戰。能使魯敗。謂魯師與齊戰。能使魯敗而齊克也。功足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圖將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

按言鮑叔其功也。故於齊為得天於魯。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既得管仲。則

知齊無他為失天。至於能成人事。則一。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既得管仲。則

謹為後患之事。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必深管仲本敗魯勝齊之意。願以顯其功。衆必予之。願君試用管仲。則

恐其君驕也。功如此。衆必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假令管仲力死成功。但一時之事。耳。猶尚可加。況不恥垢辱。忍而生

故勤管仲與之與許也。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假令管仲力死成功。但一時之事。耳。猶尚可加。況不恥垢辱。忍而生

使君戒省全齊將得之而霸。以顯其本謀。昭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之德。鮑叔之知。不是失也。能以鮑叔之智。不失且以

顯仲之功之功。何善如之乎。言不可加也。昭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之德。鮑叔之知。不是失也。能以鮑叔之智。不失且以

則國衆必也。至於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被而浴之。三。被謂除其凶邪之氣。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詘纓插衽。示將

歸之勤操斧而立其後。操斧者將受斧鉞之誅也。公辭斧三。然後退之。操斧者。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

按言常人曰。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尚感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為政焉。曰。昔

有為國得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獵羣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嬪。九妃謂諸侯

死力者功猶可貴。今子九嬪。諸侯六也。陳妾數千。食必梁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飢。戎馬待游車之弊。游車弊然後戎士待陳

叔為桓得妾之餘。陳妾數千。食必梁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飢。戎馬待游車之弊。游車弊然後戎士待陳

生仲功無以加矣。國齊語作按設象。即合羣國。比較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校試其人。有道者與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

周禮縣法象魏也本

其所用美事必令始終相應然後次比緝綴勸之以慶賞糺之以刑罰糞除其顛施顛謂高之頂人或不墾闢

謂上之所

農息兵故糞其顛而除其施賜予以鎮撫之以為民終始公曰為之柰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

設未謂下

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謹用其六乘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

分也孟子

姓可御桓公曰六乘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乘也桓公曰參國柰何管子對曰制國

百畝之糞

以為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為三

王制作分

軍公立三官之臣謂三軍之官也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衛每皆置其官制五家為軌軌

是也旄老

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柰何管子

人國語作

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

班序言合

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以武為攻者聽於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鄉屬之聽各自保之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

羣安比較

之居成民之事柰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也故曰石也不可使雜處雜

民之有道

處則其言吶其事亂吶亂也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士閒燕則謀議審處農必就田墾處工必就官府

必先設象

處商必就市井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每州之上羣萃共處閒燕謂學校之處則父與父言義

刑以為民

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且昔從事於此且昔猶朝夕也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

法其從而

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異物謂異事非其所當習者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

相應者比

合連綴于

書推象刑

之意而究

其是非合

有慶賞遠

有刑罰于

中又分異

其老而賜予以饋撫之終始猶晉常行也。按官官府也。此書土之鄉下四句則商工農之鄉也。按當作權節其用備其器械乃字誤亂注非齊語作權節其用是也。釋禮音鉢。比計齊語。論比協材。

夫是故士之子常爲士。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於四時中又權量其節之早晚。具備其械器用械器皆爲

田比耒耜穀芘比偶其耒耜及穀芘穀芘小於耒耜一人執之以隨耒耜之後重治其闕遺及音捶。及寒擊粟除田以待時。乃耕冬寒之月

草之柔者修除其田以待春之耕也。深耕均種疾耨耨謂復種既已。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

也。此書土之鄉下四句則商工農之鄉也。按當作權節其用備其器械乃字誤亂注非齊語作權節其用是也。釋禮音鉢。比計齊語。論比協材。

疏密當均列之。首戴芻蒲芻蔣也編芻與蒲以爲笠。身服襍裋襍謂羸堅之衣可以任苦者也。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力

以疾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

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爲農。樸野而不遷農人之子朴質而野不爲姦慝。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農人

之子有秀異之材可爲士者。即所謂生而知之不習而成者也。故其賢足可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農以農民能

致粟。又秀材生焉。故聖王敬畏農而威近之。今夫工羣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功謂堅美苦謂濫惡。權節其用。論

比計制斷器。尙完利裁斷爲器貴於完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以其能知器用之事相高。且昔從

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

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爲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

之貨監視也。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

賤鬻貴。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

接齊語作政不旅舊則民不偷旅舊并故舊不用如旅也

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賈知物價相與陳說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

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為商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相地沃

其政則人安其沃培而不移衰差也音楚危反正旅舊則民不惰國之軍旅正之以從舊實則稟令而不惰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苟謂

澤也入山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過用謂桓公又問曰

寡人欲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干求也時時見曰會欲求天下諸侯修時見之會管子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

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

相親矣相連以事則人慣狎相及以祿則恩情生故有親也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放舊罪則全人命修舊宗則收散親立無後則繼絕世故

人殖殖以生也省刑罰薄賦斂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

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工能積財舉而長之民則慕而不費用矣陳

力尚賢以勸民知賢能陳力而崇上之民則勸而學知矣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

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欲從事管子

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慈於民子無

財貧無財者當施與之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

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

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顯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寓。所隱軍政寓之田獵。故曰

政有公曰。爲之柰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里。三分齊國。

以爲三軍。擇其賢民。使爲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爲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行賞罰。

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

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

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

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子之鼓。

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順殺氣。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

定於郊。內教旣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

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

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教士

之士。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圍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也。復白。公親問焉。曰。於子

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

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罰。有司已於事而竣。既舉於上。事而竣退。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

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

下與有罪者比而掩蓋之。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

授之官而役之。所以歷試其材能。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

德。維順端慤。以待時使。用之。時而使之。待之。使民恭敬以勸。其稱乘言。則足以補官之不善政。

謂此稱柄之言。可以補不善之政。公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宣。遍也。遍問其鄉里之人。乃召而與之坐。省相其質。以

參其成功。成事。既。有考驗。召而與坐。更省視其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

其人之既可將立。其人之既可將立。其人之既可將立。退而察問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為上卿之佐。

卿大夫之患。以知智謀之深淺。不直相。退而察問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為上卿之佐。大夫名之曰三選。大夫之選。高子國子退而修鄉。

朝事既畢。二大夫又如前退。鄉退而修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

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士

三出妻。逐於境外。女三嫁。入於春穀。是故

民皆勉為善。士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是故

官。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議。皆有終身之功。正月之

按齊語作
可立而授
之設之以
國家之患
而不拔則
肉乃拔之
誤

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彊，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謂一霸王之功也。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鞞革二戟。」蘭，卽所謂蘭錡，兵架也。鞞，革也。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小罪入以金鈞，三十金曰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分宥，謂從坐者。分其首犯，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屬，爲訟者正當禁之三日，得其不直者，則令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櫛，試諸木土。夷，鋤類也。櫛，入束矢也。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曰：「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爲外者未備也，故使鮑

季勞即季友

叔牙為大諫。所以諫正君王子城父為將。莊子旗為理。實甯戚為田。教以農事自此已隰朋為行。謂

行人也。所以通使諸侯曹孫宿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處衛。匭尚處燕。審友處晉。令此諸賢各處諸侯之國者所

以諷動之。令歸齊也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

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於四方。嚮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

以政也。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奈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反

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為皮幣。以極聘覲於諸侯。覲見也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

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謂以何國為征伐之主也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濇。常濇地名使海於

國語作弭。渠弭裨海。有弊。或遇水災。教令泄於海。使有弊盡也渠彌於河。隋。後教之穿渠彌互於河隋綱山於有牢。教之立國城必依山。以為綱紀而有牢固桓公曰：吾欲

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柴里。皆地名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隋。綱山

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河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亦地名也使海於有弊。渠彌

於有隋。綱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謂岱山之北西至於濟。北至於

海。東至于紀。隨。紀隨地名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

乘。諸侯多沈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分吳地存魯。蔡陵。蔡陵地名割越地。南據

宋鄭。既割越地。又據宋鄭之國。以為親援也征伐楚。濟汝水。伐楚時渡汝水踰方地。謂方城也望文山。楚山也使貢絲于周室。使貢

阻。依之為險

柒齊語作

漆

楚絲即所謂擊絲。成周反胙於隆嶽。周室有事歸胙于齊。齊荆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晉公禽狄

王敗胡貉破屠何。屠何東胡之先也。而騎寇始服。北狄以騎為寇。北伐山戎制洽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

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謂龍門之西河。方舟投楫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石沈地名。縣車東

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與卑耳之貉共拘秦夏之不服者。西服流沙西虜。西虜國名。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

大功十二。自救徐州已下有十二也。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莫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為載書。書謂要盟之辭。

於策以誓要于上下。謂以上下之神祇為盟。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

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繫。繫所以蔽兵。謂脅盾之屬。不解甲於壘。不解兵於繫。言不用也。弢

無弓服無矢。雙弓衣也。無弓無矢亦言不用也。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

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有祭事於文王武王之廟也。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以爾自卑而勞獎。

實謂爾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為君不君。君命臣無下。為臣不臣。臣承命而不

亂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

夏。西至流沙。西虜南至吳越。巴特牻。不庾。雕題黑齒。皆南夷之國號也。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

國卑我。中國之人不尊崇樂推。使居臣位是卑我也。昔二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夫鳳皇鸞鳥不降。而鷹

隼鷃臯。庶神不格。庶神不至。則未歆其祭享。守龜不兆。守龜國之守龜。不兆謂不以信誠告之。握粟而筮者屢中。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

言人君德之不修。故諸祥瑞不

齊語薦作庶

至鬼神不
享守龜不
告之以吉
凶反不如
民間握粟
以筮尚多
覆驗也

之不至傳曰龜長筮短詩曰握粟出卜時雨甘露不降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藿徒甲竝興

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前包德義後有日昌明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也假至河出圖雉出書

地出乘黃乘黃神馬也坤利牝馬之貞故今三祥未見有者三祥謂龜龍圖書乘黃也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

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

拜登受賞服大路龍旗九游渠門赤旂渠門名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受天下諸侯稱順焉桓公憂

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而二君弑死慶父通莊公夫人姜氏弑子般又弑閔公國絕無後桓公聞之使高子存

之男女不淫淫亂雜也馬牛選具選擇其善者以成具凡欲以貢齊也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請為齊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

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

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旅客也曹居曹也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謂馬

在開廠繁養之言其夏也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知桓公之為己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

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為幣疲瘦也齊以

良馬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謂四分鹿皮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髮而入垂髮丘粉

反載而歸垂髮言其空也擔收拾也故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

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與己也於

是又大施忠焉。可爲憂者爲之憂。可爲謀者爲之謀。可爲動者爲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諸侯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東萊。自東萊通魚鹽於諸侯。使關市幾而不正。獯而不稅。幾察也。察其姦。非而不征稅。以爲諸侯之

利。諸侯稱寬焉。築蔡鄆陵。培夏靈父丘。皆邑名。以衛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

蓋與社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敎大成。是故天下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

近國之民。從如流水。故行地滋遠。得人彌衆。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

之能圉。武事立也。定三革。車馬人皆有革。甲曰三革。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謂乘車之會朝服。濟河以與西諸侯盟也。文

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慙媿。小國諸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父母。夫然

故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國大加其尊禮。小國諸侯不卑。不以國小而卑其敬。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懼。於是

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益無財。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給君子得其力。用故不失成功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

周給小人。懷德而歸。故不失成命也。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既以朝服

濟河。故不稱甲兵。文德成也。大國畏威。事如臣僕。武功立也。桓公能假其羣臣之謀。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

朋。寶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言何功而不成。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貽孝昭穆。大霸天下。

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

政。因割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齋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腰領。屬。綴也。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言

受政而輔我。我則勝君之任也。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

尙可以爲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言夙興晦夜之時。田莫不見禽而後反。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既專於田。故使者不得。致命有司。不得白事。對曰。惡則

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

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汚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

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此三者尙以爲可。豈更有不可於此者。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

爲不可。優。謂遜。不敏。則亡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

吾。何待異日乎。吾。不可待他日。公曰。柰何。對曰。公子舉爲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

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爲人巧轉而免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其爲人也。小廉而苛

快。音逝。苛。密。快。習也。足恭而辭結。其辭能與。人定交結。正荆之則也。言此人立行正。與荆俗同。使之

言多所慣習也。遊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出然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

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大行。大之官。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

辭結作辭。給苛微細也。

也。

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廣遠可牧之地。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於五子各不如其一。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爲也。以五子之能易夷吾之德。則夷吾所不能。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王言第二十一 闕

內言四

